



74
6640
50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二十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太保總纂蘇若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嘉禮三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昌晉

真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上尊號

蕙田案尊號起於唐武后中宗之世始以卽位繼以拜洛受圖後乃往往以符瑞行之元宗開元天寶以來殆數數矣然其儀不傳宋每遇大禮羣臣輒上表請至于再三自太祖太宗以還沿爲故事宋史著其儀爲嘉禮第一至神宗哲宗乃毅然止之遼始於太祖厥後相繼不絕金初猶舉之逮章宗堅卻不受其事乃罷元上尊號者五帝而已自明以來

木下中也
附寄贈

91-0927

蓋無聞焉今於即位儀後附及之

唐書則天后本紀光宅元年二月甲子皇帝率羣臣上尊號於武成殿

通鑑太后御武成殿皇帝帥王公以下上尊號

蕙田案上尊號始此

垂拱四年五月乙亥加尊號為聖母神皇

通鑑武承嗣使鑿白石為文曰聖母臨人永昌帝業末紫石雜藥物填之使雍州人唐同泰奉表獻之稱獲之於洛水太后喜命其石曰寶圖擢同泰為遊擊將軍五月戊辰詔當親拜洛受寶圖有事南郊告謝昊天禮畢御明堂朝羣臣命諸州都督刺史及宗室外戚以拜洛前十日集神都乙亥太后加尊號為聖母神皇

天授元年九月改國號周大赦改元乙酉加尊號曰聖

神皇帝 長壽二年九月乙未加號金輪聖神皇帝

延載元年五月甲午加號越古金輪聖神皇帝

天冊萬歲元年正月辛巳加號慈氏越古金輪聖神皇

帝

久視元年五月癸丑大赦改元罷天冊金輪大聖號

蕙田案罷尊號始此

長安五年正月丙午皇帝復於位丁未徙后於正陽宮

戊申上后號曰則天大聖皇帝

中宗本紀神龍元年十一月戊寅上尊號曰應天皇帝

皇后曰順天皇后

景龍元年八月丙戌上尊號曰應天神龍皇帝皇后曰

順天聖皇后

元宗本紀開元元年十一月戊子羣臣上尊號曰開元
神武皇帝大赦改元 二十七年二月羣臣上尊號曰
開元聖文神武皇帝大赦免今歲稅賜文武官階爵版
通鑑羣臣請加尊號曰聖文二月己巳許之因赦天
下免百姓今年田租

天寶元年正月甲寅陳王府參軍田同秀言元元皇帝
降於丹鳳門通衢二月丁亥羣臣上尊號曰開元天寶
聖文神武皇帝辛卯享元元皇帝於新廟大赦

通鑑田同秀上言見元元皇帝於丹鳳門之空中告
以我藏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於故函谷關尹喜
臺旁求得之壬辰羣臣上表以函谷靈符潛應年號
先天不違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

十三載二月壬申朝獻太清宮加上元元皇帝號曰大
聖祖高上大道金闕元元天皇大帝甲戌羣臣上尊號
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大赦
至德三載上號曰太上至道聖皇天帝

肅宗本紀乾元元年正月戊寅上皇天帝御宣政殿授
皇帝傳國受命寶符冊號曰光天文武大聖孝感皇帝
通鑑上皇御宣政殿授冊加上尊號上固辭大聖之
號上皇不許上尊上皇曰太上至道聖皇天帝

二年正月己巳羣臣上尊號曰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
感皇帝

通鑑乾元二年二月壬子月食既先是百官請加皇
后尊號曰輔聖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
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為法上驚曰庸人幾誤
我

上元二年九月壬寅大赦去乾元大聖光天文武孝感號

通鑑壬寅制去尊號但稱皇帝去年號但稱元年

代宗本紀廣德元年七月壬寅羣臣上尊號曰寶應元

聖文武孝皇帝壬子大赦改元

通鑑注以楚州所獻十三寶為上登極之符應也

德宗本紀建中元年正月丁卯改元羣臣上尊號曰聖

神文武皇帝

興元元年正月癸酉大赦改元去聖神文武號

順宗本紀永貞元年八月庚子立皇太子為皇帝自稱

太上皇元和元年正月皇帝率羣臣上尊號曰應乾聖

壽太上皇

通鑑百官請上尊號曰文武大聖孝德皇帝上許上

上皇尊號而自辭不受

憲宗本紀元和三年正月癸巳羣臣上尊號曰睿聖文

武皇帝十四年七月己丑羣臣上尊號曰元和聖文

神武法天應道皇帝大赦

穆宗本紀長慶元年七月壬子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孝

德皇帝

敬宗本紀寶歷元年四月癸巳羣臣上尊號曰文武大

聖廣孝皇帝大赦賜文武官階勳爵

蕙田案敬宗弟文宗在位十四年未上尊號

武宗本紀會昌二年四月丁亥羣臣上尊號曰仁聖文

武至神大孝皇帝大赦賜文武官階勳爵

宣宗本紀大中二年正月甲子羣臣上尊號曰聖敬文

思和武光孝皇帝大赦賜文武官階勳爵

懿宗本紀咸通三年正月庚午羣臣上尊號曰睿文明

聖孝德皇帝大赦 十一年正月甲寅羣臣上尊號曰

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聖廣孝皇帝大赦

僖宗本紀乾符元年十一月庚寅改元羣臣上尊號曰

聖神聰睿仁哲明孝皇帝

光啟元年五月羣臣上尊號曰至德光烈皇帝

昭宗本紀大順元年正月戊子羣臣上尊號曰聖文睿

德光武宏孝皇帝大赦改元

蕙田案上尊號自武后始後遂奉為故事唐

右唐

宋史太祖本紀乾德元年十一月甲子有事南郊大赦

改元百官奉玉冊上尊號曰應天廣運仁聖文武至德

皇帝即建隆四年

宋史禮志尊號之典唐始載於禮官宋每大祀羣臣詣

東上閣門拜表請上尊號或三上或五上多謙抑弗許

如允所請即奏命大臣撰冊文及書冊寶其受冊多用

祀禮畢日御正殿行禮禮畢有司以冊寶詣閣門奉進

入內建隆四年羣臣三上表上尊號詔俟郊畢受冊前

三日遣官奏告天地宗廟社稷遂為定制其儀有司宿

設崇元殿仗衛文武百官並集朝堂之次攝太尉奉冊

於案吏部侍郎一員押司徒奉寶於案禮部侍郎一員

押以五品六品清資官充舉冊舉寶官皆承之以匣覆

之以帔俱詣殿門外之東太尉之前大樂令帥工人入

就位諸侍衛官及宰執兩制供奉等官立於殿階下香

案前左右如常入閣儀侍中奏中嚴外辦所司承旨索

扇扇上皇帝衮冕御輿出自西房樂作卽御坐扇開樂止符寶郎奉寶如常儀禮直官通事舍人分引太尉以下文武羣官應北面位者各就橫行位太常卿於冊案前導至丹墀西階上少東北面置訖太尉司徒吏部禮部侍郎各入本班立定典儀贊百官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起居訖又再拜分班序立禮直官引太常卿隨行吏部侍郎押冊案以次序行太尉從之禮部侍郎次押寶案行司徒從之詣西階至解劔褥位其讀冊中書令讀寶侍中候冊案將至先升於前楹間第一柱北對立太尉解劔脫烏訖吏部侍郎押冊案先升太尉從升當御坐前太尉搢笏北面奉冊案稍前跪置訖俛伏興少退東向立中書令進當冊案前讀冊訖俛伏與又搢笏奉冊於褥東向冊函北向進跪置御坐前與舉冊

官降還侍立位太尉亦降納烏帶劔禮部侍郎押寶案升司徒隨升北面跪置侍中讀寶訖置冊之南俱復位其納烏帶劔俛伏一如上儀典儀贊在位官皆再拜禮直官通事舍人引太尉至西階下解劔烏升當御坐前跪其詞中書門下撰賀訖復位皆再拜如讀冊寶儀侍中升至御坐前承旨退臨階西向稱有制典儀贊再拜訖宣曰朕以鴻儀昭舉保命會昌迫於羣情祇膺顯號退循寡昧惕懼增深所賀知宣訖復位典儀贊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訖侍中升階奏禮畢降復位扇上樂作帝降坐御輿入自東房扇開樂止侍中版奏解嚴中書侍郎帥奉案官升殿跪奉冊置於案次門下侍郎奉寶如奉冊禮通事舍人贊引詣東上閣門狀進所司承旨放仗百官再拜訖退如常儀自後受冊皆如之禮畢賜百

官食於朝堂

太祖本紀開寶元年十一月癸卯有事南郊改元開寶
宰相普等奉玉冊寶上尊號曰應天廣運大聖神武明
道至德仁孝皇帝

太宗本紀太平興國三年八月甲戌羣臣請上尊號曰
應運統天聖明文武皇帝十一月丙申祀天地於圜丘
大赦御乾元殿受尊號 六年冬十月癸酉羣臣三奉
表上尊號曰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皇帝
十一月辛亥祀天地於圜丘大赦御乾元殿受尊號內
外文武加恩

雍熙元年九月壬戌羣臣表三上尊號曰應運統天睿
文英武大聖至仁明德廣孝皇帝不許宰相叩頭固請
終不許

蕙田案宋卻尊號自太宗始也

端拱二年十二月庚申詔令四方所上表祇稱皇帝羣
臣請復尊號不許辛酉上法天崇道文武皇帝詔去文
武二字餘許之

淳化三年九月乙卯羣臣上尊號曰法天崇道明聖神
孝文武皇帝凡五表終不許

至道元年十二月甲戌羣臣奉表加上尊號曰法天榮
道上聖至仁皇帝凡五上不許

真宗本紀咸平二年八月乙卯羣臣上尊號曰崇文廣
武聖明仁孝皇帝十一月丙戌祀天地於圜丘御朝元
殿受尊號冊丁亥賜羣臣帶服鞍馬器幣有差

大中祥符元年六月天書再降於泰山醴泉北壬寅迎
天書於含芳園辛亥羣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

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十二月辛卯御乾元殿受尊號

蕙田案宋上尊號多在卽位郊天之後是年十月封禪辛卯駕發京師十一月丁丑至自泰山奉天書還宮遂行受尊號之禮不關郊祀也

五年冬十月丙子羣臣上尊號曰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佑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
天禧三年七月壬申羣臣上尊號曰體仁御極感天尊道應真寶運文德武功上聖欽明仁孝皇帝十一月辛未祀天地於圜丘大赦丁丑御天安殿受尊號
乾興元年正月改元二月大赦癸卯上尊號曰應天尊道欽明仁孝皇帝

仁宗本紀天聖二年十一月丁酉祀天地於圜丘大赦百官上尊號曰聖文睿武仁明孝德皇帝

明道二年二月丁未祀先農於東郊躬耕藉田大赦百官上尊號曰睿聖文武體天法道仁明孝德皇帝

蕙田案耕藉成上尊號史所謂大禮後故事也

景祐二年十一月乙未祀天地於圜丘上尊號曰景祐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仁孝德皇帝 寶元元年十一月庚戌祀天地於圜丘百官上尊號曰寶元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仁孝德皇帝

皇祐二年三月戊子朔詔季秋有事於明堂己丑以大慶殿爲明堂戊戌詔明堂禮成羣臣毋上尊號

蕙田案是年九月始大享明堂三月之詔蓋

五禮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八
預止之也

嘉祐四年六月己巳羣臣請加尊號曰大仁至治表五上不許

英宗本紀治平二年七月己卯羣臣五上尊號不允

四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曰體乾膺歷文武聖孝皇帝神宗本紀熙寧元年七月己卯羣臣三表請上奉元憲道文武仁孝之號不許

禮志熙寧元年宰臣曾公亮等上表請加尊號詔不允先是翰林學士司馬光言尊號起唐武后中宗之世遂為故事先帝治平二年辭尊號不受天下莫不稱頌聖德其後佞臣建言國家與契丹常有往來書彼有尊號而中國獨無足為深恥於是羣臣復以非時上尊號論者甚為朝廷惜之今羣臣以故事上尊號臣愚以為陛下

下聰明睿智雖宜享有鴻名然踐阼未久又在亮陰之中考之事體似未宜受陛下誠能斷以聖意推而不居仍令更不得上表請則頌嘆之聲將洋溢四海矣詔賜光曰覽卿來奏深諒忠誠朕方以頻日淫雨甲申地震天威彰著日虞傾禍被此鴻名有慙面目況在亮陰亦難當是盛典今已批降指揮可善為答辭使中外知朕至誠慙懼非欺眾邀名其後宰臣數上表請終不允

徐氏乾學曰神宗此舉可謂賢矣然非司馬光之疏忠懇切至有以啟沃之於前則諛佞之言未有不為之動者也蓋好諛惡直人之常情儻神宗移用王安石之心以任光豈非宋室之令主哉

神宗本紀二年四月丁酉朔羣臣再上尊號不許 四年六月庚申羣臣三上尊號曰紹天法古文武仁孝皇帝不許 七年七月癸卯羣臣五上尊號曰紹天憲古文武仁孝皇帝不許 十年七月辛酉羣臣五上尊號

五禮通考卷三百三十一
日奉天憲古文武仁孝皇帝不許

元豐三年七月甲戌詔自今遇大禮罷上尊號

哲宗本紀元祐四年三月己丑詔自今大禮毋上尊號

蕙田案自神宗哲宗罷上尊號終宋之世未嘗舉行

右宋

遼史太祖本紀元年春正月即位羣臣上尊號曰天皇

帝后曰地皇后

神冊元年春二月丙戌朔上在龍化州迭烈部夷離堇

耶律曷魯等率百僚請上尊號三表乃允丙申羣臣及

諸屬國築壇州東上尊號曰大聖大明天皇帝后曰應

天大明地皇后大赦改元初闕地為壇得金鈴因名其

地曰金鈴岡壇側滿林曰冊聖林

太宗本紀天顯元年十一月壬申御宣政殿羣臣上尊號曰嗣聖皇帝大赦

會同元年十一月丙寅皇帝御宣政殿劉煦盧重冊上

尊號曰睿文神武法天啟運明德章信至道廣敬昭孝

嗣聖皇帝大赦改元

穆宗本紀天祿五年九月丁卯即皇帝位羣臣上尊號

曰天順皇帝改元應歷五年二月庚申漢遣使請上

尊號不允

景宗本紀應歷十九年二月即皇帝位百官上尊號曰

天贊皇帝大赦改元保甯

聖宗本紀乾亨四年九月癸丑即皇帝位時年十二皇

后攝政十月己未朔帝始臨朝辛酉羣臣上尊號曰昭

聖皇帝大赦

統和元年羣臣上皇帝尊號曰天輔皇帝 五年羣臣
上皇帝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帝 二十四年
十月庚午羣臣上皇帝尊號曰至德廣孝昭聖天輔皇
帝大赦

開泰元年十月甲午朔文武百官加上尊號曰弘文宣
武尊道至德崇仁廣孝聰睿昭聖神贊天輔皇帝大赦
改元 九年九月文武百僚奉表上尊號不許表三上
迺從之

太平元年十一月癸未上御昭慶殿文武百僚奉冊上
尊號曰睿文英武尊道至德崇仁廣孝功成治定昭聖
神贊天輔皇帝大赦改元

興宗本紀太平十一年六月卽皇帝位羣臣上皇帝尊
號曰文武仁聖昭孝皇帝大赦改元重熙

重熙十一年冬十一月丁亥羣臣加上尊號曰聰文聖
武英略神功睿哲仁孝皇帝冊蕭氏曰貞懿宣慈崇聖
皇后大赦 十二年高麗國以加上尊號遣使來賀

道宗本紀清甯二年十一月甲辰文武百僚上尊號曰
天祐皇帝后曰懿德皇后

咸雍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文武百僚加上尊號曰聖文
神武全功大略廣智聰仁睿孝天祐皇帝改元大赦

天祚帝本紀壽隆七年正月卽位羣臣上尊號曰天祚
皇帝二月改元乾統大赦 三年十一月丙申文武百
官加上尊號曰惠文智武聖孝天祚皇帝大赦

遼史禮志皇帝受冊儀 前期一日尙舍奉御設幄於
正殿北墉下南面設御座奉禮郎設官僚客使幕次於

東西朝堂大樂令設宮懸於殿庭舉麾位在第二重西

階上東向乘黃令陳車輅尙輦奉御陳輿輦尙舍奉御
設解劔席於東西階設文官六品以上位橫街南東方
西向武官五品以上位橫街南西方東向皆北上重行
每等異位將士各勒所部六軍仗屯諸門金吾仗黃麾
仗陳於殿庭至日押冊官引冊自西便門入置冊案西
階上通事舍人引侍從班入就位侍中東階下解劔履
上殿欄外俛伏跪奏中嚴下殿劔履復位立閣使西階
上殿欄外跪請木契面殿鞠躬奏奉敕喚仗殿中監少
監殿中丞等押金吾四色仗入位臣僚後協律郎入就
舉麾位符寶郎詣閣奉迎通事舍人引文官四品至六
品武官三品至五品就門外位皇帝御輦至宣德門宣
徽使押內諸司班起居引皇帝至閣服袞冕侍中東階
下解劔履上殿版奏外辦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

引帝內諸司出協律郎舉麾太樂令令撞黃鐘之鐘左
五鐘皆應工人鼓祝樂作皇帝卽御坐宣徽使贊扇合
樂止贊簾捲扇開符寶郎奉寶進左右金吾報平安通
事舍人引文官三品武官二品以上入門樂作就相向
位畢樂止通事舍人引侍從班南班文官三品武官二
品以上合班北向東班西上西班東上起居七拜分班
各復位通事舍人引押冊官押冊自西階下至丹墀當
殿置香案冊案置冊訖樂作就位樂止捧冊官近後東
西相對立舍人引侍從班并南班合班北向如初贊再
拜在位者皆再拜舞蹈五拜分班各復位如初捧冊官
就西階下解劔席解劔履捧冊西階上殿樂作置冊御
坐前東西立北向捧冊官西牖下立北上樂止讀冊官
出班當殿立贊再拜三呼萬歲就西階下解劔席解劔

履西階上殿欄內立當御坐前侍中取冊捧冊官捧冊
匣至讀冊官前跪相對捧冊讀冊官俛伏跪讀訖俛伏
興捧冊官跪左膝以冊授侍中侍中受冊以冊授執事
者降自西階劔履訖復當殿位贊再拜三呼萬歲復分
班位舍人引侍從班南班合班北向如初贊拜在位者
皆拜舞蹈鞠躬如初通事舍人引班首西階下解劔履
上殿樂作就欄內位樂止俛伏跪通全銜臣某等致詞
稱賀訖俛伏興降西階下帶劔納舄樂作復位樂止贊
拜在位者皆再拜舞蹈五拜鞠躬侍中臨軒西向稱有
制皆再拜侍中宣答訖贊皆再拜舞蹈五拜分班各復
位三品以上出樂作出門畢樂止侍中當御坐俛伏跪
通全銜奏禮畢俛伏興退東階下殿帶劔納履復位宣
徽使扇合下簾太常博士太常卿引皇帝起樂作至閣
樂止舍人引文官四品武官三品以下出門外分班立
次引侍從班出次兵部吏部出次金吾出次起居郎舍
人出次殿中監少監押金吾細仗出仍位臣僚後次東
西上閣門使於丹墀內鞠躬奏衙門無事捲班出閣門
使丹墀內鞠躬揖奏敕放仗出門外文武班中間立喚
承受官承受官聲喏至閣門使後鞠躬揖閣門使鞠躬
稱奉敕放仗承受聲喏鞠躬揖平身立引聲奉敕放仗
聲絕趨退文武合班再拜舍人一員攝詞令官殿前鞠
躬揖稱奉敕放黃麾仗出放金吾仗亦如之翼日文武
臣僚入問聖躬

太平元年行此儀大略遵唐晉舊儀又有上契丹冊儀
以阻午可汗行柴冊禮合唐禮雜就之也又有上漢冊
儀與此儀大同小異加以上寶儀耳

金史太祖本紀收國二年羣臣上尊號曰大聖皇帝
熙宗本紀皇統元年正月庚戌羣臣上尊號曰崇天體
道欽明文武聖德皇帝初御袞冕大赦改元十一月己
酉高麗國賀受尊號十二月夏國賀受尊號

金史禮志受尊號儀 皇統元年正月三日太師宗幹
率百僚上表請上皇帝尊號凡三請詔允七日遣上京
留守奭告天地社稷析津尹宗強告太廟十日帝服袞
冕御元和殿宗幹率百僚恭奉冊禮冊文云云臣等謹
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崇天體道欽明文武聖德皇帝
是日皇帝改服通天冠宴二品以上官及高麗夏國使
十二日恭謝祖廟還御宣和門大赦改元大定七年恭
上皇帝尊號前三日遣使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前二日

諸司停奏刑罰文字百官習儀於大安殿庭兵部帥其
屬設黃麾仗於大安殿門之內外宣徽使帥儀鸞司於
前一日設受御冊寶壇於大安殿中閒又設御榻於壇
上又設冊寶幄次於大安殿門外及設皇太子幄次於
殿東廊又設羣官次於大安門外大樂令與協律郎前
一日設宮懸於殿庭又設登歌樂架於殿上立舞表於
殿下符寶郎即其日俟文武羣官入奉八寶置於御座
左右候上寶冊訖復昇寶還所司其日質明奉冊太尉
奉寶司徒讀冊中書令讀寶侍中以次應行事官並集
於尚書省候冊寶興乘馬奉迎冊寶至應天門下馬由
正門步導入至大安殿門外置冊寶於幄次昇冊寶牀
弩手人等分立於左右文武羣官並朝服入次攝太常
卿與大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各就舉麾位昇冊

寶案官由西偏門先入置案於殿東西閒褥位置訖各退於西階冊寶位後捧冊官昇冊匣官昇寶盞官由西偏門先入至殿西階下冊寶褥位之西東向立俟閣門報通事舍人引攝侍中版奏中嚴訖典儀贊者各就位閣門官引文武百僚分左右入於殿階下磚道之東西相向立符寶郎奉八寶由西偏門分入升置殿上東西閒相向訖分左右立於寶後通事舍人引攝侍中版奏外辦扇合服袞冕以出曲直華蓋侍衛警蹕如儀殿上鳴鞭訖殿下亦鳴鞭初索扇協律郎跪俛伏興舉麾工鼓祝奏乾甯之曲出自東房卽座儀使副添香鑪烟升扇開簾捲協律郎偃麾戛敵樂止太常博士通事舍人自冊寶幄次分引冊太常卿前導吏部侍郎押冊而行奉冊太尉讀冊中書令舉冊官於冊後以次從之次太常博士通事舍人二員分引寶禮部侍郎押寶而行奉寶司徒讀寶侍中舉寶官於寶後以次從之由正門入宮縣奏歸美揚功之曲太常卿於冊牀前導至第一墀香案南藉冊寶褥位上少置太常卿與舉冊寶官退於冊寶稍西東向立博士舍人立於其後昇冊寶牀弩手繖子官等又於其後皆東向太尉司徒中書令侍中皆於冊後面北以次立吏部侍郎禮部侍郎次立於其後立定樂止閣門舍人分引東西兩班羣官合班轉北向立中間少畱班路俟立定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四員分引太尉司徒中書令侍中吏部禮部侍郎以次各復本班訖博士舍人退以俟初引時樂奏歸美揚功之曲至位立定樂止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太尉以下應在位官皆舞蹈五拜班首出班起居訖又贊再拜如朝

會常儀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四員再引太尉司徒中書
令侍中吏部禮部侍郎復進至冊寶所稍南立定昇冊
寶牀弩手繖子官竝進前舉冊寶牀與太常博士通事
舍人二員分引冊太常卿前導吏部侍郎押冊而行奉
冊太尉讀冊中書令舉冊官於冊後以次從之冊初行
樂奏肅甯之曲次通事舍人太常博士又二員分引寶
禮部侍郎押寶而行奉寶司徒讀寶侍中舉寶官於寶
後以次從之詣西階下至冊寶褥位少置冊北寶南樂
止昇冊寶牀弩手繖子官等退於後稍西東向立捧冊
官與昇冊官竝進前取冊匣升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分
引冊太常卿側身導冊先升奉冊太尉讀冊中書令舉
冊官捧冊官於冊後以次從升冊初行樂奏肅甯之曲
進至殿上博士舍人分左右於前楹立以俟讀冊中書
令於欄子外前楹稍西立以俟舉冊官捧冊官立於其
後奉冊太尉從升至褥位搢笏少前跪置訖執笏俛伏
興樂止退於前楹稍西立以俟太常博士立於後太常
卿少退東向立昇冊官立於其後皆東向捧冊官先入
舉冊官次入讀冊中書令又次入捧冊官四員皆搢笏
雙跪捧舉冊官二員亦搢笏兩邊單跪對舉中書令執
笏進跪稱中書令臣某讀冊讀訖俛伏興中書令俟冊
興先退通事舍人引降自東階復本班訖太常卿降復
寶牀前昇冊官竝進與捧冊官等取冊匣興置於殿東
閒褥位案上西向捧舉冊官等降自東階還本班昇冊
官亦退太常博士引奉冊太尉降自西階東向立以俟
次捧寶官與昇寶官俟讀冊中書令讀訖出竝進前取
寶盃升太常博士通事舍人分引寶太常卿側身導寶

先升奉寶司徒讀寶侍中舉寶官捧寶官於寶後以次
從升寶初行樂奏肅甯之曲進至殿上博士舍人俱退
不升竝於前楹稍西立俟讀寶侍中於欄子外前楹間
稍西立以俟舉寶官捧寶官立於其後奉寶司徒從升
至褥位搢笏少前跪置訖執笏俛伏興樂止司徒退於
前楹西立以俟太常卿少退東向立昇寶官立於其後
皆東向捧寶官先入舉寶官次入讀寶侍中又次入捧
寶官四員皆搢笏雙跪捧舉寶官二員亦搢笏兩邊單
跪對舉侍中執笏進跪稱侍中臣某讀寶讀訖俛伏興
侍中俟寶興先退通事舍人引降自西階復本班訖昇
寶官進前與捧寶舉寶官等取寶盞與置於殿之西間
褥位案上東向捧寶舉寶官等與太常卿俱降自西階
及吏部侍郎皆復本班昇寶官亦退太常博士引奉寶

司徒次奉冊太尉東向立定博士舍人贊引太尉司徒
進詣第一墀香案南褥位立定博士舍人稍退典儀曰
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訖博士舍人二員引太尉
詣東階升宮縣奏純成享上之曲至階止閣門使二員
引太尉進至前立定樂止閣門使指贊太尉拜跪賀殿
下閣門指百僚躬身太尉稱文武百僚具官臣等言致
賀詞云云俛伏興退至階下博士舍人分引太尉降自
東階初降宮縣作肅甯之曲復香案南褥位立定樂止
博士舍人少退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太尉司徒及在位
羣官俱再拜舞蹈三稱萬歲又再拜訖通事舍人引攝
侍中升自東階進詣前楹間躬承旨退臨階西向稱有
制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太尉司徒及在位羣官俱再拜
躬身宣詞云云宣訖通事舍人引侍中還位典儀曰拜

贊者承傳階上下應在位羣官俱再拜舞蹈三稱萬歲
又再拜訖博士舍人分引太尉司徒就百僚位初引宮
縣作肅甯之曲至位立定樂止閣門舍人分引應北面
位羣官各分班東西相向立定通事舍人引攝侍中升
自東階當前楹間跪奏禮畢俛伏興引降還位扇合簾
降協律郎俛伏興舉麾工鼓祝奏乾甯之曲降座入自
東房還後閣進膳侍衛警蹕如儀扇開樂止捧冊官帥
昇冊牀人捧寶官帥昇寶牀人皆升殿取匣蓋蓋訖置
於牀前引進司官前導通事舍人贊引詣東上閣門上
進通事舍人分引文武百僚等以次出歸幕次賜食以
俟上壽上冊寶禮畢有司供辦御牀及與宴羣臣位竝
如曲宴儀攝太常卿與太樂令帥工人入并協律郎各
就舉麾位俟舍人報通事舍人引三師以下文武百僚

親王宗室等分左右入至殿階下稍南東西相向立
事舍人先引攝侍中版奏中嚴少頃又奏外辦扇合鳴
鞭協律郎跪俛伏興工鼓祝宮縣奏乾甯之曲服通天
冠絳紗袍卽座簾捲內侍贊扇開殿上下鳴鞭戛鼓樂
止儀使副等添香鑪烟升通事舍人引班首以下合班
樂奏肅甯之曲至北向位重行立定中間少留班路通
事舍人引攝侍中詣東階升至殿上少立閣門舍人引
禮部尚書出班前北向俛伏跪奏稱禮部尚書臣某言
請允羣臣上壽俛伏興躬身通事舍人引攝侍中少退
舍人贊禮部尚書再拜訖贊祇候復本班內侍局進御
牀入次良醞令於殿下橫街南酌酒訖典儀曰拜贊者
承傳在位官皆再拜隨拜三稱萬歲訖平立太常博士
通事舍人分引攝上公由東階升初升宮縣奏肅甯之

曲殿上舍人少退二閣使揖上公進至進酒褥位樂止
宣徽使以爵授上公上公搢笏受爵詣榻前跪進受爵
訖上公執槃授宣徽使訖二閣使揖上公入欄子內贊
拜跪殿下閣門揖百僚皆躬身通事舍人揖攝侍中進
詣前楹間躬承旨退臨階西向稱有制典儀曰拜贊者
承傳上公及在位羣官皆再拜隨拜三稱萬歲訖躬身
宣曰得公等壽酒與公等內外同慶閣門舍人贊宣諭
訖上公與百僚皆舞蹈五拜訖閣門舍人引百僚分班
東西序北向立博士舍人再引上公自東階升宮縣奏
肅甯之曲至進酒褥位樂止上公搢笏宣徽使授上公
槃上公詣欄子內褥位跪舉酒宮縣奏景命萬年之曲
飲訖上公進受虛爵訖復褥位以爵授宣徽使訖二閣
使揖上公退內侍局昇御牀出博士舍人竝進前分引
降自東階宮縣作肅甯之曲閣門舍人分引東西兩班
隨上公俱復北向位立定樂止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在
位官皆再拜三稱萬歲訖平立殿上通事舍人揖攝侍
中進詣前楹間躬承旨退臨階西向閣門官先揖百僚
躬身侍中稱有制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再拜
訖躬身宣曰延王公等升殿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在位
官皆再拜訖搢笏舞蹈又再拜訖太常博士通事舍人
引王公以下合赴宴羣臣分左右升殿不與宴羣臣分
左右捲班出宮縣奏肅甯之曲百僚至殿上座後立樂
止內侍局進御牀入依尋常宴會再進第一爵酒登歌
奏聖德昭明之曲飲訖樂止執事者行羣臣酒宮縣作
肅甯之曲文舞入觴行一周樂止尙食局進食執事者
設羣官食宮縣奏保大定功之樂三成止出又進第二

爵酒登歌奏天贊堯齡之曲飲訖樂止執事者行羣官
酒宮縣作肅甯之曲武舞入觴行一周樂止尚食局進
食執事者設羣官食宮縣奏萬國來同之舞三成止出
又進第三爵酒登歌奏慶雲之曲飲訖樂止執事者行
羣官酒宮縣作肅甯之曲觴行一周樂止尚食局進食
執事者設羣官食宮縣奏肅甯之曲食畢樂止閣門官
分揖侍宴羣臣起立於席後通事舍人引攝侍中詣榻
前俛伏興跪奏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閣門舍人分
引羣官俱降東西階內侍局昇御牀出宮縣作肅甯之
曲至北向位立定樂止典儀曰拜贊者承傳在位官皆
再拜訖搢笏舞蹈又再拜訖再分班東西序立扇合簾
降殿上下鳴鞭協律郎俛伏跪舉麾興工鼓祝奏乾宮
之曲降座入自東房還後閣侍衛如來儀內侍贊扇開

夏啟樂止通事舍人引攝侍中版奏解嚴所司承旨放
仗在位羣官皆再拜以次出

廢帝海陵本紀天德二年二月戊辰羣臣上尊號曰法
天膺運睿武宣文大明聖孝皇帝七月戊戌夏國遣使
賀卽位及受尊號十二月癸卯朔詔去羣臣所上尊號
正隆元年正月己酉羣臣奉上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
二年三月高麗遣使賀受尊號

世宗本紀大定元年十一月甲申羣臣上尊號曰仁明
聖孝皇帝三年十一月庚戌百官請上尊號不允

四年三月壬寅百官復請上尊號不允五年三月壬
申羣臣奉上尊號曰應天興祚仁德聖孝皇帝八月癸

巳宋夏遣使賀尊號十二月高麗遣使賀尊號七年
正月壬子土服袞冕御大安殿受尊號冊寶禮十一

年十一月羣臣奉上尊號曰應天興祚欽文廣武仁德聖孝皇帝乙未詔中外

章宗本紀明昌四年夏四月自己亥至癸卯百官三表請上尊號上曰祖宗古先有受尊號者蓋有其德故有其名比年五穀不登百姓流離正當戒懼修身之日豈得虛受榮名耶不許仍斷來章八月己亥樞密使襄帥百僚再請上尊號不許十月庚寅右丞相夾谷清臣等表請上尊號不允壬寅右丞相清臣復請上尊號國子祭酒劉璣亦率六學諸生上表陳請不允甲子親王百官各奉表上尊號不允 四年三月庚午親王百官請上尊號不許

蕙田案章宗堅卻尊號與宋神宗同然神宗尚有司馬溫公之諫章宗則內斷於心不為

眾論所動難也

右金

元史太祖本紀元年即皇帝位諸王羣臣共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

世祖本紀至元二十一年正月乙卯帝御大明殿右丞相和禮霍孫率百官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孝皇帝諸王百官朝賀如朔旦儀赦天下

武宗本紀至大二年正月辛卯皇太子諸王百官上尊號曰統天繼聖欽文英武大章孝皇帝乙未恭謝太廟丙申詔天下

英宗本紀至治元年十一月戊寅御大明殿羣臣上尊號曰繼天體道敬文仁武大昭孝皇帝己卯以受尊號

詔天下

文宗本紀至順元年五月戊午帝御大明殿燕帖木兒率文武百官及僧道耆老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是日改元至順詔天下

蕙田案元上尊號凡五太祖以登極文宗以改元餘皆不審所以大概習爲常事非甚盛舉故世祖尙有大赦武宗後僅詔天下而已

元史禮樂志羣臣上皇帝尊號禮成受朝賀儀 前期二日儀鸞司設大次於大明門外又設進冊案於殿內御座前之西進寶案於其東設受冊案於御座上之西受寶案於其東侍儀司設冊案於香案南寶案又於其南禮儀使位於前冊使冊副位於庭中北面引冊奉冊舉冊讀冊捧冊官位於右引寶奉寶舉寶捧寶讀寶官

位於左以北爲上百官自金玉府迎冊寶奉安中書省如常儀前期一日右丞相率公卿朝服儀衛音樂導冊寶二案出自中書至闕前控鶴奠案方輿中道冊使等奉隨入大次內方輿奠案侍儀使引冊使以下由左門以出百官趨退至期大昕右丞相以下百官各公服集闕廷儀仗護尉就位侍儀使禮儀使引導從導皇帝升大明殿引進使引導從導皇后升殿尙引引殿前班入起居位起居山呼拜舞畢宣贊唱曰各恭事皇太子諸王后妃公主以次升殿鳴鞭三侍儀使引冊引寶導冊寶由正門入樂作奉冊使右丞相率冊官由右門入奉寶使御史大夫率寶官由左門入至殿下置冊案於香案南寶案又奠於其南樂止侍儀使引冊使以下就起居位典引引羣臣入就位通班舍人唱曰文武百僚具

官臣某以下起居典引贊曰鞠躬曰平身引至丹墀拜位宣贊唱曰拜通贊贊拜舞蹈山呼如常儀畢承奉班都知唱曰奉冊使以下進上冊寶侍儀司引冊使以下進就位樂作掌儀贊曰奉冊寶官稍前搯笏捧冊寶侍儀使前導由中道升正階立宇下俟奉冊使諸冊官由右階躋奉寶使諸寶官由左階躋畢俱由左門入奉冊寶至御榻褥位前冊西寶東樂止掌儀贊曰捧冊寶官稍前以冊寶跪置於案曰出笏曰就拜曰興曰平身曰復位曰奉冊使以下皆跪曰舉冊官興俱至案前跪曰搯笏取冊於匣置於盤對舉曰讀冊官興俱至案前跪曰讀冊讀冊官稱臣某謹讀冊讀畢舉冊官納冊於匣興以授典瑞使出笏立於冊案西南典瑞使置於受冊案掌儀贊曰舉寶官興俱至案前跪曰搯笏取寶於盞

對舉曰讀寶官興俱至案前跪曰讀寶讀寶官稱臣某謹讀寶讀畢舉寶官納寶於盞興以授典瑞使出笏立於寶案東南典瑞使置於受寶案掌儀贊曰奉冊使以下皆就拜曰興曰平身參議中書省事四人以篚奉詔書由殿左門入至御榻前跪讀詔文如常儀授典瑞使押寶畢置於篚對舉由正門出至丹墀北置於詔案冊使以下由南東門出就位聽詔如儀儀鸞使四人昇進冊寶案由左門出侍儀使引班首由左階躋前行樂作至宇下樂止舞旋至露階立班首入殿宣徽使奉隨班首跪宣徽使西北向立班首致詞曰冊寶禮畢願上皇帝皇后萬萬歲壽宣徽使應曰如所祝樂作通贊唱曰分班進酒畢班首由南東門出降階復位樂作通贊唱曰合班奉進表章禮物贊拜舞蹈山呼錫宴竝如元正

之儀

右元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三十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三十一

內廷儀禮部右侍郎金廣泰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景曾

李太僕總督蘇省都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崇完

參校

嘉禮四

朝禮

蕙田案古朝禮有二書曰朝四岳羣牧又曰肆覲東后周禮大行人掌朝宗覲遇會同聘問之事乃賓禮也周禮宰夫掌治朝之法太宰王眡治朝則贊聽治為天子日視朝之正乃嘉禮也秦漢以還有常朝有正至聖節朝賀與古不同惟常朝為周治朝之意餘皆起於後世今以朝宗覲遇等別為賓禮而屬之嘉禮者統名之曰朝禮先經後史各以類列

庶古今之沿革瞭若指掌焉

周禮秋官司寇掌外朝之政

注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也疏外朝之職朝士專掌但小司寇既為副貳長官亦與朝士同掌之耳外朝在雉門之外則亦在庫門之外也

蕙田案天子五門則外朝在庫門外諸侯三門則外朝在雉門外

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

注羣臣卿大夫也羣吏府史也其孤不見者孤從羣臣卿大夫在公後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

窮民焉注鄭司農云外朝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元謂王五門雉門為中門

周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內朝之在路門內者或謂之燕朝

蕙田案康成駁先鄭說極是

又案以上外朝

周禮天官宰夫掌治朝之灋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

羣吏之位掌其禁令注治朝在路門之外其位司士掌焉宰夫察其不

簡非常治政之所此云治朝是常治事之朝故知是路門外宰夫與司士俱是下大夫非贊治朝經云禁令知直察其不如儀式者也

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辨其貴賤之等王南鄉三公北

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

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大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

左南面西上注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疏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者對彼太僕職路寢庭有燕朝朝士職庫門外有外朝而言也

王氏詳說曰天子有三朝外朝治朝燕朝是也庫門

之外為外朝則路寢門外與路寢門內之朝皆為內

朝矣但以日昃事則曰治朝退適路寢之庭聽政則

曰燕朝內外之朝本無定名以燕朝為內朝則治朝

為外朝矣庫門之朝為外朝則治朝又為內朝矣玉藻曰朝服以日眠朝於內朝退適路寢云退適路寢者是內朝之內又有內朝也是燕朝也文王世子曰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為之夫司士所掌之朝治朝也玉藻以路寢之外為內朝而文王世子又以司士所掌之朝為外朝治朝可以兼內外之名也

大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注大寢路寢也其門外則內朝之中如今宮殿

端門下矣疏寢路寢也者欲見在路寢門外正朝之處云其門外則內朝之中者案玉藻疏朝於內朝羣臣辨色始入彼諸侯禮天子亦然若據文王世子亦得謂之朝故文王世子云其朝於公內朝臣有貴者以齒其在外朝則以官彼以路門外為外朝者對路寢庭朝為外朝其實彼外朝亦內朝耳以其天子諸侯皆內朝二外朝一既以三槐九棘朝為外朝一明此內二者皆內朝也

天官大宰王眠治朝則贊聽治注治朝在路門外羣臣治事之朝疏王有三朝必知此是路門外

朝者但外朝是斷疑獄之朝路寢庭朝圖宗八嘉事二者並於事簡非正朝故知治朝是路門外司士所掌者也

朝氏敬曰治朝中朝在路門外

蕙田案中朝於經無文

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注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疏虎門是路寢門者其路寢庭朝及庫門外之朝非常朝之處司士所掌

路門外是常朝日所朝之所經云司王如明據此朝故鄭以路寢門外解之

朱子曰正義謂路寢庭朝及庫門外之朝非常朝此是常朝故知在路門外蓋路寢庭在路門之裏議政事則在此外朝在庫門之外國有大事詢眾庶則在此非常朝也每日常朝王立於寢門外與羣臣相揖而已王卻先揖揖羣臣就位王便入揖亦有高下不同如天揖同姓是也胡明仲嘗云近世朝禮每日拜跪乃是秦法周制元不如此

地官稟人掌其外內朝亢食者之食注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今司徒府中有百官

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與內朝路門外之朝也亢食者謂留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直上者

蕙田案此以治朝為內朝對小司寇朝士所掌外朝而言

冬官匠人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注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疏九卿之九室在門外正朝之左右為之

蕙田案賈疏所云正朝謂治朝也

儀禮聘禮管人布幕於寢門外注寢門外朝也疏寢門外朝也者謂路門外即正朝之處也

蕙田案此以治朝為外朝對燕朝而言

宰入告具於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注入告入路門而告疏朝在路門外故知入路門

至路寢而告君以其在路寢聽政處故也

官載其幣舍於朝

使者載臚帥以受命於朝注孤卿建臚至於朝門使者北面東上疏至於朝門者凡諸侯三門皋應路路門外有常朝位下文君臣皆朝列位乃使卿進使者使者乃入至朝則此朝門者皋門外矣

蕙田案官載幣舍于朝及受命于朝皆治朝

也諸侯當在雉門內疏以為皋門外似非

禮記月令賞公卿大夫於朝注朝大

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注此內朝路寢門外之正朝也天子諸侯皆三朝疏天子諸

侯皆三朝者太僕云堂燕朝之服位注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是一也司士云正朝儀之位注云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是二也朝士云掌外朝之法注云外朝在庫門之外皋門之內是三也諸侯三朝者文王世子云公族朝於內朝路寢朝是一也世子又云其在外朝司士為之與此視朝於內朝皆謂路寢門外每日視朝是二也此但云內朝對中門外朝謂為內也文王世子云外朝者對路寢庭為外此據路寢門外而稱內朝明知中門之外別更有朝也諸侯三門是中門外大門內又有外朝是三朝也

蕙田案此以治朝為內朝對外朝而言

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

為之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注外朝路寢門之外庭疏案周禮司士掌路寢門

外之朝司士為之者謂司士之官主為朝位之外朝位既司士主之則內朝庶子主之也此對路寢庭朝為外朝若對庫門外朝朝士所掌三槐九棘之朝則此路門外朝亦為內朝也故玉藻云朝於內朝其朝位天子之朝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其士門西東面北上若諸侯之朝案大射卿西面北上大夫北面東上士門西東面北上與天子不同

蕙田案此外朝指治朝對內朝而言下同

外朝以官體異姓也注體猶連結也

國語魯語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注神事祭祀也內朝在路門內也

蕙田案韋昭注以內朝在路門內則外朝亦指治朝而言

又案以上治朝

周禮夏官大僕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注燕朝朝於路寢之庭王圖宗人之

嘉事則燕朝通以其路寢安燕之處則謂之燕朝以其與賓客饗食在廟燕在寢也臣與賓客及臣下燕時亦有朝必以王圖宗人嘉事為燕朝者以其因燕而朝賓臣燕禮已有成文圖宗人嘉事者朝不見故鄭特見之云圖宗人嘉事者謂宗人冠昏嘉禮之等皆曰嘉事

鄭氏鐸曰王有三朝而燕朝乃安燕之地親族所聚正其位而且擯之相之則王之見之也以禮而宗人之見王也不敢恃恩以犯分

禮記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庶子治之注內朝路寢庭

公族朝於內朝內親也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

周禮夏官射人掌國之三公孤卿大夫之位三公北面

孤東面卿大夫西面注位將射始入見君之位不言士者此與諸侯之

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於西方東面北上大射亦云則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疏引燕禮者欲見天子諸侯朝燕射三者位同之義云凡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者以儀禮內諸侯有燕朝及射朝不見正朝周禮內天子有射朝與正朝不見燕朝諸侯射朝與燕朝位同則天子燕朝亦與射朝位同則諸侯正朝亦與射朝位同是天子諸侯三朝各自同

蕙田案此賓射之位與燕朝之位同

春秋成公六年左氏傳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僕大夫

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注路寢之庭疏禮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知

寢庭路寢之庭也沈氏云太僕職云王視燕朝則正位掌擯相鄭注云燕朝朝於路寢之庭韓獻子既為僕大夫故知寢庭路寢之庭也

蕙田案此諸侯之燕朝

又案以上燕朝

陳氏禮書周官太僕掌燕朝之服位宰夫掌治朝之

法司士掌朝儀之位朝士掌外朝之法文王世子公
族朝於內朝庶子掌之其在外朝司士掌之玉藻朝
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文王世子
與玉藻所謂朝者諸侯之朝也蓋天子庫門之外外
朝也朝士掌之路門之外治朝也宰夫司士掌之路
寢燕朝也太僕掌之諸侯亦有路寢有外朝則文王
世子所謂內朝者玉藻所謂路寢也玉藻所謂內朝
者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也玉藻於路寢之外言內朝
則又有外朝明矣諸侯內朝司士掌之其官與天子
同燕朝庶子掌之其官與天子異魯語曰天子及諸
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
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然則卿大夫亦二朝也王燕
朝之位雖太僕掌之然其位之所辨不可以考文王

世子曰公族朝於內朝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則
王之燕朝宜亦然也太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
掌其政以待達窮者與遽令鄭氏曰路寢門外則內
朝之中蓋窮者達其情於外朝之肺石朝士又達窮
者之情於內朝之路鼓遽令傳遽之令也行人掌邦
國傳遽之小事則遽令非徒行人之所掌已鄭康成
以公食大夫拜賜於朝不言賓入聘禮以樞造朝不
言喪入則謂諸侯之朝在大門外然大門外則經涂
耳非朝位也

吳氏紱曰大門外或
尚意闕非即經涂

葉氏時曰周有三朝一曰燕朝一曰治朝一曰外朝
外朝之位左孤卿大夫羣士在其後右公侯伯子男
羣更在其後面三公州長眾庶在其後此朝士所掌

之朝法也及致萬民而詢之則小司寇掌其政王位南向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其位亦如朝士之儀其建朝也左嘉石以平罷民右肺石以達窮民職聽國郊野都獄訟者必聽於此兩造束矢平劑鈞金者必入於此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必委於此雖有帥屬鞭呼趨辟之儀有慢朝錯立族談之禁其儀非不肅也而卿大夫以大詢之時帥六鄉之眾庶而致於朝百姓眾庶得上與公卿侯伯羣士羣吏相先後於階阼之間則其政誠爲平易近民矣治朝之位王南向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左此司士所正之朝儀也及掌敘羣吏之治則宰夫掌其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而察其不如儀其眡朝也大僕則前正位師氏則司王朝冢宰則贊聽治雖有虎賁士族之衛有僕御右從之位其儀非不嚴也而大僕掌建路鼓於大寢門外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而受其事以聞又況宰夫掌庶民之逆得與賓客之治諸臣之復同徹於冕旒之前則其能又未嘗以禁嚴爲限矣至於燕朝之法雖在大僕只曰王視燕朝則正位掌擯相而已然曰王眡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是正燕朝亦如正治朝也小臣正王之燕位御僕掌王之燕令此皆燕朝之臣其儀亦非不重也而諸侯之復逆則掌於太僕三公孤卿之復逆則掌於小臣羣吏之逆庶民之復則又掌於御復者下之報上逆者下之迎於上皆上書報奏之名庶民之復

得與諸侯公卿羣吏之復逆又皆同達於燕處之時
則其地亦未嘗以邃深而爲間隔矣觀外朝之政而
及萬民之詢治朝之治而及萬民之逆燕朝之令而
及庶民之復則知成周盛時戶庭無壅其疏通洞達
何如哉然而三朝分掌外朝雖掌於秋官之屬而三
公孤卿皆在焉則是太宰與聞外朝之政矣治朝之
法雖曰司士正之屬於夏官而宰夫掌其禁令王眡
治朝冢宰贊之則是太宰與聞治朝之事矣燕朝之
臣亦夏官之屬也然而所掌羣臣之復逆實與宰夫
所掌相關焉而況太僕雖正燕朝之位而建鼓則在
路門外治朝則在路門左王眡治朝則前正位王不
眡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是燕朝之臣實與治朝相
通則太宰亦與聞乎燕朝之政矣以此見周人之法

宮中府中實爲一體而無內外之分也

蕙田案天子五門曰皋庫雉應路諸侯三門
曰庫雉路皆三朝一曰外朝一曰治朝一曰
燕朝外朝天子在庫門外諸侯在庫門內周
禮小司寇朝士所掌有三槐九棘嘉石肺石
國有大事致萬民而詢則御之非常朝之處
治朝在路門外周禮宰夫掌治朝之法司士
正朝儀之位太宰贊聽治有路鼓有屏有宇
乃每日常朝聽治處燕朝在路門內路寢之
庭周禮太僕掌擯相文王世子庶子正公族
公族朝於內朝鄭康成謂王圖宗人嘉事則
燕朝亦非常朝處治朝又兼內外之名對外
朝而言亦曰內朝玉藻朝服以視朝於內朝

鄭康成謂外朝一內朝二是也對燕朝而言亦曰外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是也路門當道設屏禮緯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爾雅邢疏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孔疏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據此則天子諸侯雖有五門三門惟路門外有屏有宁非每門皆有之也至其朝儀周禮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太僕前王入內朝皆退玉藻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

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逆蓋古者常朝惟在路寢門當宁而立三揖而退其禮甚簡聽政則在路寢之堂諸臣不從入有奏事然後因宰夫以入升路寢之堂論語過位升堂卽此過位過當宁之位升堂升路寢之堂無事則朝畢而退不用過位亦不用升堂朱子訓過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所謂宁也萬充宗謂禮器云天子諸侯臺門足知君門崇廣可卽此朝見臣民又玉藻云閨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益足證君門可以蒞眾不必更有朝堂矣後世御門聽政卽此意

附辨通典天子四朝

通典周制天子有四朝一曰外朝秋官朝士掌之二曰中朝夏官司士正其位辨其貴賤之等三曰內朝亦謂路寢之朝四曰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諸侯三朝路寢為內朝中朝在路門外外朝在應門外諸侯社稷與中朝正相當故傳云開於兩社為公室輔者也

蕙田案天子三朝一曰外朝一曰治朝一曰燕朝其外朝周官小司寇及朝士共掌之賈疏謂外朝之職朝士專掌但小司寇既為副貳長官亦與朝士同掌之今案致萬民而詢其事大故掌於小司寇九棘三槐聽獄之位其事小故掌於朝士其實一朝也杜君卿通典誤分朝士小司寇所掌為兩朝於三朝之外又添一詢事之朝遂有四朝之說文獻通考亦仍其誤其實止有三朝無所謂四朝也杜又謂詢事之朝非常朝之限及以治朝為中朝以燕朝為羣公常日於此朝見君位皆與註疏不合今不錄

右天子諸侯三朝

禮記玉藻揖私朝輝如也注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疏私朝大夫自家之朝也
春秋襄公三十年左氏傳鄭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

論語冉子退朝

朱子集註朝季氏之私朝也

國語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如季氏康子在其朝與之言弗應從之及寢門弗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聞命無乃臯乎日子不聞乎天子及諸侯合民事於外朝合神事於內朝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焉上下同之夫外

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吾所敢言也

陳氏祥道曰據此則卿以下有二朝矣韋昭謂外朝君之公朝內朝家朝非是萬氏斯大與應搗謙畫向奉書辨大夫士正寢之外無私朝玉藻所謂私朝即正寢答教不以爲然更援魯語外朝內朝證鄙言之失某以爲先王之制荒遠難稽不得不憑諸傳記第傳記多後人所述有就古初之正禮以爲言者有就衰時之變禮以爲言者讀之要當擇善而從不可不慎也又禮文參錯一事之本末往往互見於他書苟非會通以考其詳則一隅之見或不無病於偏執此又言禮者所當知也魯語云自卿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先生據以爲別有私朝之證必謂敬姜賢婦素稱知禮其語可信也亦知康子之時何時乎魯自季武子專政以來祿去公室君若賚施公廟立矣昭公出矣中軍作舍矣禮樂征伐惟其所出何有於私朝至康子時僭踰既久子孫臣庶視爲固然莫有覺其非度因遂有非禮之禮以相傳如敬姜之語康子者使先王之制卿大夫果得有外朝以業君之官職則冉有之謀政於私朝乃其常分孔子曷爲以其事抑之足以知敬姜之語從僭後爲言而非先王之制也先王之職合官職於公朝合家事於私室觀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據此則知君聽政路寢之時卿大夫各治官職於外考工記云外有九室九卿朝焉曲禮云在官言官玉藻云君命召在官不俟屨據此則知公門外旁皆有卿大夫治事之所迨其後諸侯微大夫僭政莫在公而私家遂有內朝外朝之號然其內朝當即正寢其外朝當亦於門蓋君有臺門旅樹以爲治朝而郊特牲云臺門而旅樹大夫之僭禮知衰世大夫之門皆嚴然公門以爲外朝不獨季氏爲然矣惟晏子近市之宅泮隘器塵不可以居若是者知其必不僭爲私朝也夫然玉藻所謂私朝疑亦就

僭禮爲文何以言之玉藻言朝服以緇自季康子始康子卒於哀公二十七年外而後證則記玉藻者在康子死後其時之有私朝也久矣天子諸侯路寢之外別無朝堂安得據敬姜之言謂大夫士正寢之外別有私朝也哉

蕙用案玉藻揖私朝輝如也鄭注私朝大夫家之朝論語冉子退朝朱註朝季氏之私朝蓋卿大夫有家臣則必有朝家臣處有家事則必有合家事處其有私朝宜也大夫二門則私朝當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魯語敬姜曰自卿以下合官事於外朝合家事於內朝夫外朝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陳用之謂據此則卿以下有二朝而萬充宗則謂此衰時之變禮敬姜之語從僭後爲言而非先王之制案萬說最當敬姜竝舉天子諸侯及自卿以下有二朝上下同

之且謂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則是寢門之外有內外二朝矣有二朝則又有二門通寢門爲三門是以大夫而上擬諸侯之制其爲僭無疑也韋昭謂外朝爲君之公朝內朝家朝蓋亦知其非禮而強爲之說非敬姜語本義敬姜但明婦人之不可干外而不知私家之不可干公故其說如是至萬氏謂大夫士正寢之外無私朝并謂玉藻所謂私朝亦就僭禮爲文則非是私朝卿大夫自有之但不得兼內外兩朝如敬姜所云耳
觀承案禮天子諸侯三朝無卿大夫二朝之文萬氏說最當陳氏據魯語疑大夫有二朝非也蓋朝者以下事上之通稱內則子事父

母亦曰昧爽而朝惟天子諸侯得備其制故其朝也有地有時有器有官而朝之典綦重下此則聽其自相朝而不爲之制卿大夫士貴賤有等矣士冠禮鄭注云大夫士服元端深衣而聽私朝則大夫士同一聽朝之法其與內則昧爽之朝何異不獨此也門與寢內外朝之所也天子五門諸侯三門卿大夫士二門天子諸侯之寢四注卿大夫之室夏屋兩下皆天子諸侯一制卿大夫士一制大夫而有內外朝也士亦有內外朝乎士之不得有內外朝則凡禮之兼大夫士者皆可例觀何獨疑於大夫大率大夫士隨其時與地與其下相見卽謂之朝非當宁之比義疏曰大

夫士無宁兩塾之間非宁也此可見矣即魯語而論使康子而僭為當宁之制必將有夙戒之期何文伯之母經經守不言之義獨不知其朝而避之康子又不自重從而與之語不應又辭其眾而即之則所謂朝者正兩塾之間偶與眾接故文伯之母不知避而康子可得辭也其言合官職於外朝卿以下之官職即天子諸侯之民事韋昭謂外朝君之公朝甚合且曰自公卿以下亦括士在內則魯語原自分明何以為二朝之據乎惟大夫之朝與內則之朝無異則有其名而不干其制故冉子退朝夫子不以為非玉藻著大夫登車之美而先言其揖私朝之輝如不然設服

離衛當時即有美矣君哉之刺况朝之大者乎然則季氏雖僭實未亢然而有二朝萬氏概以僭當之亦求其說不得而為之辭

右卿大夫私朝

附

春秋成公十八年左氏傳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

于內宮之朝

注內宮夫人宮處故云內宮之朝蓋齊侯召入與語而殺之

陳氏禮書王后夫人朝左氏曰齊侯使華免殺國佐於內宮之朝則后夫人治家事於內猶天子諸侯治邦事於外故內宮亦有朝

觀承案周禮內宰以陰禮教六宮鄭注后象王立六宮而居之亦正寢一燕寢五蓋王六寢小寢五正寢一正寢即燕朝之所也然則王后夫人之朝其在六宮之正寢乎諸侯之

寢三正寢一小寢二君夫人亦如之則所謂
內宮之朝者其即後宮之正寢乎

右后夫人內宮之朝附

詩大雅絲迺立皋門皋門有伉

傳王之郭門曰皋門 諸侯之

路門天子之宮加以庫雉 疏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是則名
之曰庫雉制之如皋應魯以周公之故成王特衰之使之制二兼四則其餘諸侯
不然矣襄十七年傳宋人稱皋門之哲諸侯有皋門也諸侯法有皋應太王自為
諸侯之制非作天子之門矣明堂位云天子皋門天子應門顧命云二伯率諸侯
入應門是天子亦有皋應故為天子之宮加以庫雉也家語云衛
亦有庫門者家語言多不經未可據信或以康叔賢亦蒙褒賞故也

蕙田案春秋傳澤門之哲杜注澤門宋東城
南門也然則澤門乃國門非朝門孟子所云
埳澤之門即此陸德明釋文云澤門本或作
皋門者誤也孔氏援以證諸侯有皋門是不
然矣

陳氏祥道曰左傳曰魯人之皋杜氏曰皋緩也皋鼓皋舞皆以
皋為緩則門之遠者謂之皋宜矣毛氏以皋門為郭門非也

朱子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
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皋應者則
皋應為天子之門明矣意者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
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
而諸侯不得立焉

禮記明堂位庫門天子皋門

注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魯有庫雉路
則諸侯三門與皋之言高也 疏言魯

之庫門制似
天子皋門

蕙田案以上皋門

禮記檀弓上君復於庫門四郊

徐氏師曾曰天子曰皋門諸侯曰庫門

檀弓下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

自寢門至於庫門

注百官所在庫門宮外門 疏寢門路門庫門是魯之
外門也百官及宗廟所在之次至庫門咸使知之也魯

三門故至庫門耳若天
子五門則至皋門也

五禮通考卷三十一 朝禮

尚

軍有憂則素服哭於庫門之外疏庫門周之皋門也魯有三門

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庫雉路庫門最在外以從外來

故至庫門去經經既不入衰亦不入可知矣

郊特牲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失之矣疏繹祭之禮當於廟門

內故言失之矣

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注庫門在雉門之外入

家語公西赤問衛莊公之反國改舊制變宗廟高子皋

問於孔子曰周禮繹祭於祊祊在宗廟之西今衛君更

之如何孔子曰繹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失之矣

陳氏祥道曰曲禮曰在府言府在庫言庫天文東壁為文府西奎為武庫漢書于府言財物之府于庫言武庫則庫門兵庫在焉

蕙田案以上庫門

春秋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

作雉門及兩觀注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疏明堂位云庫門天子

周禮天官閭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

注中門於外內為中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

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元謂雉門三門也春秋

傳曰雉門災及兩觀疏雉門外有皋庫內有應路故云於外內為中也元謂雉

門為三門者破先鄭雉門為二門必知雉門為中門者凡平諸侯三門有皋應路

詩云乃立皋門皋門有仇乃立應門應門將將者是也若魯三門則有庫雉路故

明堂位說魯制二兼四云庫門天子皋門則庫門向外兼皋門矣又云雉門天子

應門則雉門向內兼應門矣既云庫門向外兼皋門雉門向內兼應門則天子五

門庫門在雉門外明矣又引春秋傳者證魯有三門雉門

有兩觀為中門則知天子五門雉門亦為中門有兩觀矣

蕙田案鄭仲師以雉門為二庫門為三康成

以庫門為二雉門為三今以明堂位庫門天

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觀之則庫門在外雉

門在內康成之說不可易矣疏謂平諸侯有

皋應路非是諸侯有庫雉路無皋應

又案以上雉門

詩大雅緜乃立應門應門將將傳王之正

門曰應門

書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

蔡傳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

傳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

蔡氏德晉曰外朝在庫門外皋門內內朝在路門外應門內蔡傳云外朝在路門外蓋因鄭仲師之誤然路門外即應門內既云外朝在此又云內朝亦在豈內外朝並在一處者乎

禮記明堂位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

注正門謂之應門疏正門謂

之應門者以明堂更無重門非路門外之應門以爾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李巡云宮中南向大門應門也應是當也以常朝正門故謂之應門但天子宮內有路寢故應門之內有路門明堂位既無路寢故無路門及以外諸門但有應門耳

雉門天子應門

疏言魯之雉門制似天子應門

周禮冬官匠人應門二徹參个

注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

爾雅正門謂之應門

注朝門疏李巡云路門之外受朝正門一名應門以正朝在應門內故謂應門為朝門也

陳氏祥道曰應門發政以應物也明堂位南門之外亦曰應門蓋明堂之南門猶路門故南門之外門亦謂之應門

蕙田案以上應門

周禮春官小宗伯縣衰冠之式於路門之外

夏官司士正朝儀之位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大

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

注此王日視朝事於路門外之位

大僕建路鼓於大寢門外

注大寢路寢也其門外則內朝之中如今宮殿端門下矣

冬官匠人路門不容乘車之五个

注路門者大寢之門乘車廣六尺六寸五个三丈三尺言不容

者是兩門乃容之兩門乃容之則此門半之丈六尺五寸

地官師氏居虎門之左

注虎門路寢門也王日視朝於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於守宜也

李氏叔寶曰虎門畫虎以示威武之象至於中門為雉門亦畫雉以象文明文明著於外威武潛乎內則

王之威亦德威而已

春秋昭公十年左氏傳子良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

虎門之外疏鄭元以虎門為路寢門此亦當然或以虎門非路寢門當是宮之外門

書顧命二人崔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傳寢門一名畢門疏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

也下云王出在應門之內出畢門始至應門之內知畢門即是路寢之門一名畢門也

陳氏祥道曰路犬也王之路車路馬路寢路鼓皆曰

路則大寢之門謂之路門宜矣路門書謂之畢門師

氏謂之虎門春秋之時齊晏子端委立於虎門鄭子

良伐虎門蓋末世諸侯之門亦放其名耳

蕙田案諸侯三門曰庫雉路無虎名陳氏謂

末世諸侯放之極是至伐虎門者齊高疆字

子良非鄭子良也誤

又案以上路門

禮記月令田獵置罟羅網畢翳餒獸之藥毋出九門注天門者路門也應門也雉門也庫門也皋門也城門也近郊門也遠郊門也闕門也

九門磔攘以畢春氣

陳氏禮書月令曰毋出九門先儒謂天子外門四關

門遠近郊門國門也內門五皋庫雉應路也諸侯外

門四與天子同內門三則庫雉路而與天子異詩以

天子之禮追太王之事明堂位以魯之門取天子之

制皆稱皋門應門又書康王之誥周禮考工記爾雅

互稱應門路門郊特牲王聽誓命於庫門之內戒百

官也則天子之門謂之皋庫應路著矣特雉門之設

不見於經然周禮闔人掌中門之禁則中門豈雉門

歟雉門謂之中門猶應門書謂之南門爾雅謂之正

門路門書謂之畢門師氏謂之虎門蓋中於五門謂

之中門前於路門謂之南門發政以應物謂之應門
門畢於此謂之畢門畫虎於此謂之虎門則門之名
豈一端而已哉皋門之內外朝也朝士建其法小司
寇掌其政列三槐與九棘設嘉石與肺石而朝諸侯
聽訟詢大事在焉應門之內治朝也司士正其位宰
夫掌其法大僕正王之位而王日視朝在焉路門之
內燕朝也大僕正其位掌擯相而族人朝焉玉藻曰
朝服以視朝退適路寢聽政然則王日視朝於治朝
而退聽政於燕朝矣雉門之外縣治象所以待萬民
應門之外設宗廟社稷所以嚴神位路門之外則九
室九卿朝焉路寢之內亦九室九嬪居焉明堂位曰
庫門天子皋門故魯莊公既葬而經不入庫門衛莊
公繹於庫門之內檀弓曰君復於庫門四郊又曰卒

哭而諱宰夫執木鐸以命於宮自寢門至於庫門又
曰軍有憂哭於庫門之外則諸侯之外門庫門也魯
公周公之故猶不可以稱皋門應門特爲皋應之制
而已況非魯乎闔人掌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
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司寇凡民之有獄訟入束
天鈞金於朝朝士凡得獲貨財人民六畜者委於朝
是禁施於雉門之內而不於雉門之外故庶民得以
適外朝而奇服怪民得以入皋門庫門若然縣法於
中門宜矣禮運曰仲尼與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
穀梁曰女嫁父送之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不出
闕門諸侯之廟在闕門內則天子可知鄭氏釋闔人
謂廟在中門之外其說無據

蕙田案古者建國必先立爲門制天子五門

曰皋庫雉應路禮記明堂位天子有皋門郊
特牲王立於澤親聽誓命獻命庫門之內是
天子有庫門周禮天官閹人掌守王宮中門
之禁賈疏謂外有皋庫內有應路雉門爲中
門是天子有雉門書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
之內考工記應門二徹三个爾雅正門謂之
應門是天子有應門路門一名寢門一名虎
門一名畢門春官小宗伯縣衰冠之式於路
門之外夏官司士王族故士在路門之右大
僕大右在路門之左大僕建路鼓於大寢門
外而掌其政鄭注大寢路寢也地官師氏居
虎門之左司王朝鄭注虎門路寢門也顧命
二人雀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內孔傳路寢一
名畢門是天子有路門此五門之制也皋者
高也遠也門最高而在外故曰皋庫者藏也
府庫在焉故曰庫雉取其文明也畫雉于門
故曰雉門居五門之中故又曰中門應居此
以應治也應治出政故又曰正門路大也王
之路車路馬路鼓皆曰路故寢門謂之路門
寢正寢也畫虎於門以示勇猛於守故又曰
虎門門於此終矣故又曰畢門此五門之義
也諸侯三門曰庫雉路檀弓魯莊公之喪既
葬而經不入庫門春秋定二年雉門及兩觀
災魯頌閼宮路寢孔碩家語衛有庫門左傳
昭十年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外列國無
有稱皋應者況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皋門雉

門天子應門則皋應為天子之門明矣大雅
縣之篇曰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
門將將朱子謂太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
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
而諸侯不得立焉其說是也是庫雉路諸侯
之門也儀禮士冠禮賓如主人服贊者元端
從之立於外門之外鄭注外門大門外士昏
禮陳三鼎於寢門外東方是大門寢門大夫
士之門也曲禮孔疏云天子五門諸侯三門
大夫士二門其言信矣

右天子五門諸侯三門

禮記禮器天子諸侯臺門

家不臺門

注闈者謂之臺疏兩邊築闈為基其上起屋曰臺門諸侯有保
捍之重故為臺門而大夫輕故不得也闈者謂之臺爾雅釋宮文

徐氏師曾曰臺門門之兩旁築土為臺而起屋於其
上諸侯之禮也

郊特牲臺門大夫之僭禮也

方氏慤曰門之有臺所以壯國體故家不臺門而以
為大夫之僭也

春秋定三年左氏傳邾子在門臺臨廷

注門上有臺

萬氏斯大曰天子五門諸侯三門門皆直入無堂室
相間路門內為路寢即內朝治朝外朝就門而立左
傳邾子在門臺臨廷即視朝時也然則天子諸侯路
寢之外別無朝堂

蕙田案韓詩外傳云吾君有治事之臺即臺
門也君日視朝於此門之外則廷故古人稱
朝廷不稱朝堂也

右臺門

禮記郊特牲旅樹大夫之僭禮也

注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管氏樹塞門塞猶蔽也禮

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疏樹立也人君當門道立屏蔽內外為敬也旅道也所行處故以為道也引管氏樹塞門者據經旅樹之義云禮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禮緯文或云大夫以帷士以簾誤也

雜記管仲旅樹而反坫

注旅樹門屏也

論語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

解鄭曰人君別內外於門樹屏以蔽之

不在顛與而在蕭牆之內

解鄭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

爾雅釋宮屏謂之樹

注小牆當門中蔽也樹立也立牆當門以蔽也李巡曰垣當門自蔽名曰樹諸侯內屏在

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者矣

荀子大略篇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諸侯內屏不欲

見內也

陳氏禮書古者門皆有屏天子設之於外諸侯設之

於內禮臺門而旅樹旅道也當道而設屏此外門之

屏也治朝在路門之外天子當宁而立宁在門屏之

間此路門之屏也國語曰吳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

此寢門內之屏也魯廟疏屏天子之廟飾此廟門之

屏也月令天子田獵整設於屏外此田防之屏也疏

屏疏通之也爾雅曰屏謂之樹語曰吾恐季孫之憂

在蕭牆之內則屏謂之樹又謂之蕭牆漢之時東闕

眾思災鄭康成釋明堂位曰屏若今浮思釋匠人曰

城隅角浮思孔穎達謂浮思小樓城隅及闕皆有之

而屏亦然則屏又謂之浮思孔子以管仲樹塞門為

不知禮禮記以旅樹為大夫之僭而禮緯謂大夫以

簾士以帷於理或然天文屏四星在端門之內近右

執法然則先王設屏非苟然也

右門屏

禮記曲禮下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

疏天子當宁而立者此為春夏受朝時也宁者爾雅中門屏之間謂之宁謂天子受朝於路門外之朝於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也

詩齊風俟我于著乎而傳門屏之間曰著疏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著與宁音義同

爾雅釋宮門屏之間謂之宁注人君視朝所宁立之處疏謂路門之外屏樹之內人君視朝宁立之處因

名爲

論語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解包曰過君之空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君雖不在此位人臣過之宜敬也

朱子集註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

所謂宁也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

語類位君之虛位謂門屏之間如今人廳門之內屏

門之外似周禮所謂外朝也問過位色勃如也位

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曰古今之制不同今之

朝儀用秦制也古者朝會君臣皆立故史記謂秦王

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君立於門屏之間屏者乃門

閒蕭牆也今殿門亦設之三公九卿以下設位於廷

中故謂之三槐九棘者廷中有樹處公卿位當其下

附辨論語過位諸說不同

饒氏魯曰門屏之間謂治朝也但天子外屏其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其屏在路門內諸侯當在屏外門內此為不同爾

蕙田案天子諸侯雖有外屏內屏之別而宁

立之處皆在路門之外門屋之內當屏之中

不得泥門屏之間四字而謂諸侯宁立之處

在路門內也

林氏希元曰此是外朝人君聽治之所故又為治朝入則為內朝矣下文攝齊升堂則內朝也

蕙田案林說是

汪氏份曰諸侯三朝庫門內之外朝非君所常御路寢即燕朝羣臣不從君入蓋羣臣日所常朝之地乃在治朝此章記夫子在朝之容則所謂攝齊升堂者

禮記卷之三十一朝禮

三

當必在此存疑誤以過位為治朝而以升堂為路寢之內朝案朱註位君之虛位若以此為治朝則羣臣方日朝於此何緣入君乃有虛位何緣不行朝禮而反過之況朱子語類引周禮所謂外朝不引文王世子所謂外朝且言三公九卿以下有三槐九棘云云此非最外之外朝而何既知此為最外之外朝則過此所升之堂雖先儒無明文可以知為治朝無疑也

蕙田案論語過位過治朝門屏閒君所宁立之位也升堂升路寢之堂也復其位復治朝中庭左右臣所立之位也或疑治朝為君日視朝之所何以有虛位夫子何以不行朝禮而過之不知過位升堂皆既朝以後事入雉門遂行朝禮君當宁而立諸大夫立於中庭左右君三揖禮畢退適路寢聽政諸大夫不得從入有宰夫小臣掌諸臣復逆諸大夫有所啟奏乃得因之以入於是有過位升堂之事蓋君既退入路寢門屏閒宁立之地已為

虛位也或以過位之位為朝士所掌外朝之位升堂之堂為治朝之堂不知治朝君立於門屏閒無堂可升外朝非常朝之所無當宁之位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疏云天子外屏在路門外諸侯內屏在路門內朝士所掌外朝在庫門內雉門外無屏亦無宁也或以復其位之位即在堂下不知路寢之庭惟宗族朝於此異姓之臣惟燕得列位於此尋常朝位皆在路門外有所啟奏乃入奏畢即出堂下固無位也或以復其位之位在外朝不知尋常朝位俱在治朝夫子不應舍治朝之正位而遠至外朝饒氏及林氏俱以過位為治朝之位升堂為路寢之堂汪氏非之反多

謬解矣

附辨釋宮門之內兩塾之間謂之宁

朱子釋宮聘禮賓問卿大夫迎於外門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賓人三揖並行鄭注大夫揖入者省內事也既而後於宁也凡至門內雷為三揖之始上言揖入下言三揖並行則侯於雷南門內兩塾間可知矣李巡曰宁正門內兩塾間義與鄭同謂之宁者以人君門外有正朝視朝則於此宁立故耳

欽定儀禮義疏大夫士本無所謂宁者注家強以門內兩塾當之非其實也即天子諸侯宁立之處亦不在此周官司士正朝儀之位天子之治朝也聘禮夕幣及受命于朝諸侯之治朝也皆立於路門之外未有在門內者若在門內兩塾之間則何以徧揖羣臣乎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天子負之以立屏近而門稍遠諸侯內屏屏在路門之內諸侯在門外遙負之以立門近而屏稍遠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者猶言門屏相近之處未可執二者之中間以求之也若泥於

二者之間內屏者宁在門之內則不便於揖羣臣外屏者宁在屏之外則直幾於面牆矣而可乎曲禮疏謂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亦慮面牆之不可而又泥聞字耳若近應門則仍是內屏不必舍近求遠取節於路門而曰外屏矣觀禮侯氏肉袒告聽事出自屏南適門西先出而後屏南則屏在門外而距門不遠可見也廟門如此路門可推

蕙田案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又云天子當宁而立依在室戶牖間當之即負之也則宁亦即在門屏間天子負之而立可知兩當字自屬一例注家訓為兩塾之間者殊未確也義疏分辨極明

右宁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三十一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三十二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

李太保總督蘇省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直隸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嘉禮五

朝禮

禮記玉藻天子元端而聽朔於南門之外

元端當為冕字之誤也元衣而冕冕

服之下 疏知端當為冕者凡衣服皮弁尊次以諸侯之朝服次以元端案下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元端聽朔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與諸侯不類且聽朔大視朝小故知端當為冕謂元冕也

周禮春官司服注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元焉凡冕服皆元衣纁裳疏易繫辭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乾為天其色元坤為地其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黃即是纁色故以纁為名也夏官弁師注元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

聶氏崇義曰元冕三旒五采藻十二就每旒亦貫五采玉十二計用玉七十二

方氏慤曰經有曰元冕有曰元冠何也蓋元端者祭服燕服之總名衣元衣而加元冕則為祭服衣元衣而加元冠則為燕服或冠冕通謂之端元端而朝日則是元冕者也元端而居則是加元冠者也聽朔亦元冕者敬朔事如祭故也

蕙田案元冕者五冕之下天子元冕五采纁十有二就前後三旂每旂貫五采玉十二凡用玉七十二其諸侯孤卿大夫從王視朔亦服元冕纁就各如其命數諸公纁九就用玉五十四侯伯纁七就用玉四十二子男纁五就用玉三十纁玉皆三采三采者朱白蒼也天子之三公纁八就用玉四十八卿纁六就用玉三十六大夫纁四就用玉二十四纁玉亦皆三采士無冕以爵弁代之其諸侯之大夫從王朝視朔纁就亦各從其命數又案以上元冕

周禮春官司服視朝則皮弁服

視朝視內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為裳

案禮記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士冠禮云皮弁素積故知義然也

夏官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玉笄

注故書會作會鄭司農云讀如

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會用組乃笄檜讀與檜同書之異耳說日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檜沛國人謂反紉為檜檜讀如檜車較之檜元謂會讀如大會之會會縫中也檜讀如薄借檜之檜檜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謂之檜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檜是也邸下抵也以象骨為之疏天子以一二為節約同冕旒也引詩會弁如星者詩彼注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瞭瞭而處狀似星也與經義合故為證也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各以其等為之而掌

其禁令

注各以其等纁旒玉璫如其命數也皮弁則侯伯璫飾七子男璫飾五采士皮弁之會無結飾玉亦三采孤則璫飾四三命之卿璫飾三再命之大夫璫飾二玉亦二

會無結飾

儀禮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鞞

注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

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

素積白履以魁柎之緇絢純純博寸

注魁蜃蛤柎注也以蛤灰塗注於上使色

也白

周禮司服疏天子諸侯白鳥
大夫士白履皆施於皮弁

蕙田案士冠禮稱皮弁服緇帶白履皆士之
制也若天子視朝則素帶朱裏朱綠終辟白
鳥諸侯視朝則素帶元華終辟白鳥其素積
素鞞則上下同之

禮記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疏天子既著皮弁視朝遂以皮弁而朝食所以

敬養
身體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裘與

也詩云衣錦綉衣裳錦綉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裳色也疏君謂天子引詩者證錦衣之上更有衣覆之必知狐白上加皮弁服者以狐白既白皮弁服亦白錦衣白三者相稱皆為白也云凡裼衣裳色也者狐白裘用錦衣為裼狐青裘用元衣為裼羔裘用緇衣為裼是裼衣與裘色相近也天子視朝服皮弁服則天子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也諸侯於天子之朝亦然故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此經云君則天子兼諸侯也凡在朝君臣同服然則三公在天子之朝執璧與子男同則皮弁之下狐白錦衣與子男同也其天子卿大夫及諸侯卿大夫在天子之朝亦狐白裘以下云士不衣狐白則卿大夫得衣狐白也其裼則不用錦衣故下注云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為裼熊氏云當用素衣為裼其天子之士及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既不用狐白熊氏云

用素衣素裼也諸侯朝天子受皮弁之裼歸來纒國則亦錦衣狐裘以告廟則秦詩云君子至止錦衣狐裘是也告廟之後則不服之其在國視朝則素衣麕裘卿大夫士亦皆然故論語注云素衣麕裘視朝之服是也

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注皮弁下天子也疏以天子用元冕諸侯用皮弁故云下天子也

論語素衣麕裘疏素衣麕裘諸侯在國視朝之服也卿大夫士亦皆然故鄭元注此云素衣麕裘視朝之服是也

鬲氏三禮圖說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鞞注云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此明上古未有布帛衣其羽皮也又云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感其要中也亦用十五升布為衣以象弁色蓋天子素帶素鞞朱裏朱綠終辟佩白玉白鳥青絢纒純又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玉笄注云會縫中也璫讀為綦綦結也邸謂下抵梁正張鎰圖云弁縫十二賈疏引詩會弁如星謂於弁十二縫中結五采玉落落而處狀似星也又於弁內頂上以象骨為抵至三王重質

不變故王服之以日視朝燕諸公甥舅視學祭菜皆服焉賈疏云皮弁韋弁同但色異耳

陳氏禮書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鄭康成曰皮弁者以白鹿皮爲之蓋皮弁存毛順物性而制之文質具焉韋弁去毛違物性而又染之文而已凡在下者爲基可以託宿者爲邸玉璫則縫中貫玉而施於下者也象邸則下柅用象而託以皮者也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鄭康成曰侯伯璫飾七子男璫飾五玉亦三采孤璫飾四三命之卿璫飾三再命大夫璫飾二玉亦二采於理或然推此則公之玉九天子之玉十有二又可知也詩曰會弁如星言其玉也又曰其弁伊騏書曰綦弁執戈言其文也

蓋綦者陰陽之雜故禮以綦組纓爲士之齊冠綦組纓爲世子佩詩以綦巾爲女巾皆其未成德者之服也則士弁以綦宜矣康成讀玉璫爲綦以綦爲結是臆說也記曰三王共皮弁素積語曰素衣麕裘則素衣其衣也素積其裳也士冠禮皮弁素積緇帶禮記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則士之皮弁緇帶與君大夫皮弁之帶異矣士冠禮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紘纁邊弁師王朱紘禮記天子朱紘諸侯青紘則士皮弁緇組紘與天子諸侯皮弁之紘亦異矣蓋皮弁天子以視朝以宴以聽郊報以舞大夏諸侯以聽朔以巡牲以卜夫人世婦以迎王之郊勞以待聘賓卿大夫以王命勞侯氏以聘於鄰國以下宅士以冠學士以釋菜凡大夫士之朔月皆皮弁服則皮弁之所

施者眾矣蓋人爲者多變自然者不易皮弁因其自
然而已此所以三王其皮弁素積而周天子至士共
用之也然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郊特牲大
蜡皮弁素服葛帶榛杖以送終則弁雖與吉禮同而
服與吉服不同

蕙田案天子諸侯有冕服有弁服弁有三等
皮弁其一也天子皮弁以眡朝諸侯皮弁以
聽朔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象邸玉笄
鄭注璫讀如綦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
十二以爲飾謂之綦詩其弁伊騏箋云騏當
作璫以玉爲之陸德明釋文亦云說文作璫
云弁飾也然則璫與璫與綦一字而互變
其文耳內則云屨履著綦又云屨綦鄭注綦

屨繫也綦之訓結內則有之陳用之譏鄭爲
臆說非也弁師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
各以其等則天子眡朝諸臣之在王朝者三
公璫飾八卿璫飾六大夫璫飾四其諸侯入
爲王卿士者上公璫飾九侯伯璫飾七子男
璫飾五各如其命數可知也士皮弁無結飾
則但以白鹿皮爲之而已天子皮弁之服素
衣素裳素帶朱裏朱綠終辟佩白玉素鞞白
舄其裘則以狐白錦衣以裼之知者司服注
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士冠禮注皮弁之
衣用布十五升其色象焉又論語素衣麕裘
鄭注視朔之服諸侯以素衣視朔明天子以
素衣眡朝故知素衣矣士冠禮皮弁服素積

注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感其要中又冠禮
記郊特牲明堂位祭義竝有皮弁素積之文
案積訓爲辟卽論語之帷裳也以素爲之故
云素裳矣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
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雜帶君
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二寸再繅四寸注士
裨垂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案士冠禮
爵弁皮弁朝服元端四等皆用緇帶士以緇
則天子以朱綠可知故云素帶朱裏朱綠終
辟矣玉藻天子佩白玉而元組綬以君子玉
不去身知常佩之故云佩白玉矣士冠禮皮
弁服素鞶玉藻注凡鞶以韋爲之必象裳色
皮弁服皆素鞶正義謂君與大夫士皮弁皆
然故云素鞶矣士冠禮素積白履以魁柎之
緇絢纒純純博寸周禮司服疏天子諸侯白
舄大夫士白屨皆施於皮弁屨人疏白舄配
韋弁皮弁故云白舄矣玉藻君衣狐白裘錦
衣以裼之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
衣覆之使可裼也詩云衣錦絢衣裳錦絢裳
然則錦衣之上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
上衣皮弁服與案皮弁服者素衣也錦衣加
狐白之上素衣又加錦衣之上中庸謂惡其
文之著者以此凡在朝君臣同服故三公諸
侯在天子之朝亦狐白錦衣詩秦風錦衣狐
裘是也卿大夫亦衣狐白但以素衣裼不用
錦衣鄭注玉藻云非諸侯則不用錦衣爲裼

是也士麤裘以素衣裼玉藻士不衣狐白是也諸侯視朔之服皮弁素衣素裳素鞞白鳥與天子同其皮弁之璣飾各如其命數素帶朱綠終辟佩山元玉與天子異其裘則麤裘素衣以裼之卿大夫亦麤裘素衣論語素衣麤裘是也禮君用純色臣下之則大夫士視朔之裘青豸裘與凡裼衣象裘色玉藻絞衣以裼與論語素衣不同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為正記者亂言絞耳二說不同皇氏近之

又案以上皮弁服

周禮春官司服冠弁服

注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為裳諸侯以為視朝之服詩國風曰緇衣之宜兮

儀禮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鞞

注元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

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朝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朝朝服以日視朝凡染黑五入為緇七入為緇元則六入與疏六入七入深淺不同而鄭以衣與冠同以緇與元同色者大同小異皆是黑色故云同也

蕙田案士之朝服緇帶諸侯則素帶朱綠終

辟大夫則素帶元華辟垂

儀禮燕禮記燕朝服與寢

注朝服者諸侯與其羣臣日視朝之服也謂冠元端緇帶素鞞白履也疏案履人

注天子諸侯吉事皆為諸侯朝服素裳素鞞白鳥而云白履者引士冠禮成文其實諸侯當白鳥其臣則白履也

周禮履人注王吉服有九鳥有三等亦鳥為上冕服之鳥詩云王錫鞞侯元袞赤鳥則諸侯與王同下有白鳥黑鳥疏亦鳥為中之上六冕之鳥也冕服皆元上纁下而畫以赤龍赤鳥者象纁裳故也下有白鳥黑鳥者白鳥配革弁皮弁黑鳥配冠弁服冠弁服諸侯視朝之服燕禮記云燕朝服鄭云諸侯與其羣臣日視朝之服也謂冠元端緇帶素鞞白履也白履即與皮弁素鞞白履同今以黑鳥配之與裳同色者朝服與元端大同小異皆元端緇布衣而裳有異耳若朝服則素裳白履若元端之裳則玉藻云鞞君朱大夫素士爵章是鞞從裳色則天子諸侯朱裳大夫素裳皆不與裳同色者但天子諸侯鳥有三等元端既不得與祭服同亦鳥若與革弁皮弁同則黑鳥無所施故從上士元裳無正而黑鳥也大夫元端素裳亦從元裳黑履矣

蕙田案天子諸侯白鳥以配韋弁皮弁冠弁黑鳥以配元端但司服所掌九服別無元端

故康成於冠弁之下注云王卒食以居則元端以元端與冠弁大同小異因附見之耳賈疏泥於注中三等鳥配九服之文因謂黑鳥配冠弁服既又知其非也復多方以通之竊謂不如云黑鳥配元端之直捷也

又案元端之服與朝服同惟裳與履鳥異朝服君素裳白鳥臣素裳白履元端則天子諸侯朱裳黑鳥大夫素裳黑履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同用黑履其大夫元端素裳與朝服不異賈公彥謂禮窮則同然朝服之履以素元端服以黑則亦有別矣

特性饋食禮記其服皆朝服元冠緇帶緇鞶注皆者謂賓及侯之臣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命賓兄弟緣孝子欲得嘉賓尊容以事其親故服之緇鞶者下大夫之臣

蕙田案朝服素裳素鞶上下同之此記云緇鞶與士冠禮異疑緇當為素因上有緇帶之文而誤耳鄭氏以為下大夫之臣緇鞶於他書無所考

禮記玉藻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注朝服冠元端素裳也疏案王制云周人元

衣而養老注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為諸侯朝服彼注云元衣則此元端也若以素為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謂之元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云端元端諸侯朝服若上士以元為裳中士以黃為裳下士以雜色為裳天子諸侯以朱為裳則皆謂之元端不得名為朝服也
至漢疏皇氏云畿內諸侯朝服用緇衣畿外用元衣狐青是畿外諸侯朝服之裳熊氏以為內外諸侯朝服皆緇衣以羔為裘不用狐青也案王制直云元衣而養老不辨內外之異又詩唐風羔裘豹祛卿大夫之服檜風云羔裘逍遙鄭元云朝燕之服也論語云緇衣羔裘注云諸侯之朝服羔裘者必緇衣為裼唐檜魯非畿內之國何以並云羔裘若此元衣為畿外諸侯則鄭注此何得云大夫士也陳氏滂曰諸侯以元冠緇衣素裳為朝服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

蕙田案朝服緇衣也亦可稱元端者緇與元雖淺深不同而皆黑色從其相近而名之也

元端而不素裳則不得云朝服賈孔二禮疏析之當矣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

注謂諸侯與羣臣也諸侯視朔之時服皮弁告朔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也

朝謂每日朝君卒朔然後服之者卒朔謂卒告朔之時服皮弁告朔禮終脫去皮弁而後服朝服也

陳氏滂曰聽朔重於視朝諸侯之朝服元端素裳而聽朔則皮弁故卒聽朔之禮然後服朝服而視朝也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注亦借宋王者之後疏案王制云殷人縞衣而養老燕服則為朝服宋是殷後故朝服以縞

方氏慤曰朝服以布不以純以縞不以縞後世反之始乎季康子之失禮

陳氏滂曰朝服之布十五升先王之制也季康子始用生絹後人因之故記者原其所自

雜記朝服十五升

詩召南羔羊羔羊之皮素絲五紵

傳大夫羔裘以居疏謂居於朝廷非居於家也論語曰狐貉

之厚以居注云在家所以接賓客則在家不服羔裘矣論語注又云縞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卿大夫朝服亦羔裘惟豹祛與君異耳明此為朝服之裘非居家也

鄭風緇衣緇衣之宜兮

傳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緇緇衣者居朝之服也天子之朝服皮弁服也疏此緇

衣即士冠禮所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鞶是也諸侯與其臣服之以日視朝故禮通謂此服為朝服美武公善為司徒而經云緇衣則緇衣卿士所服也而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且朝於王服皮弁不服緇衣故知是卿士聽朝之正服謂既朝於王退適治事之館釋皮弁而服以聽其所朝之政也又云退適治事之處為私對在天子之庭為公此私朝在天子宮內即下句適子之館今是也舜典云闕四門者注云卿士之職使為已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士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彼言私朝者在國門謂卿大夫夕治家事私家之朝耳與此不同何則玉藻說視朝之禮曰君既視朝退適路寢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君使人視其事盡然後休息則知國之政教事在君所斷之不得歸適國門私朝明國門私朝非君朝矣玉藻云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是天子之朝服皮弁故退適諸曹服緇衣也

羔裘羔裘如濡洵直且侯

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也

朱子集傳蓋美其大夫之辭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

傳豹飾緣以豹皮也疏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裘飾異皮

唐風羔裘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

羔裘豹祛在位卿大夫之服也

羔裘豹裘自我人究究

檜風羔裘羔裘逍遥狐裘以朝

傳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國無政令使我心勞疏諸侯之朝服

緇衣羔裘大蟠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潔衣服也

蘇氏軾曰錦衣狐裘所以朝天子之服也

嚴氏粲曰狐裘有青有白有黃此詩不指何色鄭氏以為黃衣狐裘謂檜君以祭服而朝也蘇氏以為狐白謂檜君以朝天子之服而聽其國之朝也二說不同狐青為臣下之服非檜君所服檜君好潔衣服亦必不服狐黃當從蘇氏以為狐白

蕙田案朱子集傳從蘇氏說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

疏上言以朝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人君日出視朝乃退適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

二者於禮同服羔裘今檜君皆用狐裘故二章各舉其一

論語緇衣羔裘

疏緇衣羔裘謂朝服也士冠禮云主人元冠朝服緇帶素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色元元即緇色之小別此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裼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下文又曰羔裘元冠不以裼是羔裘所用配元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為裼裼文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元冠相配故知緇衣羔裘是諸侯君臣日視朝之服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注孔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服疏皮弁服與君視朝之服也魯自文公不行視朝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

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朝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

蕙田案儀禮禮記所謂皮弁服與朝服其用

不一然皮弁自皮弁服朝服自朝服未有以皮弁為朝服者何也蓋皮弁天子視朝之服元端卿大夫視私朝之服二者似皆可稱朝服而不然者在朝君臣同服而皮弁綦飾有五采三采之不同元端服則有元裳黃裳雜裳之別獨冠弁為諸侯君臣之朝服上下同之其不同者惟諸侯白鳥大夫士白屨諸侯之羔裘純色大夫羔裘豹褻二端無大分別故謂之朝服也玉藻稱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夫告朔之服皮弁服也必卒朔而視朝然後脫皮弁而服朝服則朝服非

皮弁服禮記所載甚明孔氏邢氏之說非也
聶氏三禮圖說張鑑圖云縹元二服素鞶素帶朱綠
終裨佩山元玉白鳥青紉纒純天子之卿服以從燕
諸侯諸侯之孤卿大夫服以朝君

蕙田案素帶朱綠終裨佩山元玉白鳥專據
諸侯而言卿大夫與君不同

蕙田案諸侯朝服以視朝朝服周禮司服謂
之冠弁服鄭注冠弁委貌也冠弁亦謂之元
冠士冠禮主人元冠朝服注元冠委貌是也
其名委貌者鄭氏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
容貌也亦謂之委左氏傳劉定公曰吾與子
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又晏子端委立於
虎門國語晉侯端委以入武宮董安于曰臣

端委以隨宰人諸所云端者朝服之元端所
云委者委貌也其制經無明文聶崇義三禮
圖委貌有四式其一舊圖云委貌進賢冠其
遺象是也其二漢志云委貌與皮弁冠同制
是也其三張鑑圖云諸侯朝服之元冠士之
元端之元冠諸侯之冠弁此三冠與周天子
委貌形制相同是也其四則梁正因阮氏之
本而圖委貌與前三法形制又殊聶氏疑不
敢定而以張氏爲得之誠然但張氏亦畧有
語病蓋諸侯朝服之元冠卽冠弁亦卽委貌
本無二制其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元端服
惟裳制有異其冠則皆元冠與朝服之元冠
亦無二制也張氏之說似猶岐而視之矣諸

侯之朝服緇衣素裳素帶朱綠終辟佩山元
玉素鞞白鳥其裘則以羔緇衣以裼之知者
詩鄭風緇衣之宜兮鄭武公以諸侯入爲周
卿士在私朝則服緇衣是緇衣爲諸侯朝服
也緇衣之布亦十五升雜記朝服十五升是
也緇衣亦謂之元衣王制周人元衣而養老
注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士冠
禮疏云元爲六入緇爲七入深淺不同鄭以
緇與元同色者大同小異皆是黑色故云同
也亦謂之元端論語注元端諸侯朝服蓋端
者端正之義以朝服用正幅爲之故云端矣
知素裳素鞞者司服注冠弁服亦積素以爲
裳玉藻注朝服冠元端素裳也又士冠禮朝

服素鞞鞞與裳同色故云素裳素鞞矣素帶
朱綠終辟佩山元玉張鎰圖亦云然蓋以玉
藻文推得之燕禮記燕朝服注朝服謂冠元
端緇帶素鞞白履也賈疏以爲諸侯朝服應
白鳥而云白履者引士冠禮成文其實諸侯
當白鳥其臣則白履也諸侯朝服羔裘詩羔
裘如濡箋云緇衣羔裘諸侯之朝服是也其
臣亦羔裘而豹裘詩羔裘豹飾羔裘豹祛羔
裘豹褻玉藻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皆大夫
士之禮也孔穎達曰禮君用純物臣下之故
褻飾異皮陳用之乃以天子視朝服麇裘青
豸裘諸侯視朝服羔裘豹飾上下同之其不
然乎裼裘之制漢唐注疏家以爲裘之上有

三禮卷之三
三
裼衣裼衣之上又有正服故邢叔明疏論語云羔裘裼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陳用之則謂袒而見裘曰裼揜而充裘曰襲素衣麕裘則麕裘之上素衣其正服也緇衣羔裘則羔裘之上緇衣其正服也黃衣狐裘錦衣狐裘蓋亦若此詩曰衣錦尚褻蓋惟錦加褻以惡文著餘衣固不然也此說似亦有理竝存之以俟考

又案以上冠弁服

儀禮士冠禮元端元裳黃裳雜裳可也緇帶爵韠注此莫

之服元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耳上土元裳中土黃裳下土雜裳雜裳者前元後黃玉藻曰韠君未大夫素士爵韠疏此莫夕於朝之服者當是莫夕於君之朝服也案玉藻云君朝服以口視朝於內朝夕深衣祭牢肉是君朝服朝服夕服深衣矣下又云朝元端夕深衣朝時所服與君不同故鄭注云謂大夫士也則彼朝元端夕深衣是大夫士家私朝也若然大夫士既服元端深衣以聽私朝矣此服注云莫夕於朝之服是士向莫之時夕君之服必以莫為夕者朝禮備夕禮簡故

以夕言之也若卿大夫莫夕於君當亦朝服矣云元端即朝服之衣易其裳者上云元冠朝服緇帶素韠此元端亦緇帶彼云朝服即此元端也但朝服亦得各端故論語云端章甫鄭云端諸侯視朝之服耳皆以十五升布為緇色正幅為之同名也云易其裳者假朝服素韠同裳色則裳亦素此既易其裳以三等裳同爵韠則亦易之矣不言者朝服言素韠不言裳故須言易彼言素韠此云爵韠於文自明故不言易也云君未大夫素士爵韠之韠色也云君未者見五等諸侯則天子亦未矣韠同裳色則天子諸侯未裳士言爵則此經爵韠亦一也以其裳有三等爵亦雜色故同爵韠若然大夫素裳則與朝服不異者禮窮則同也

元端黑履青絢纒純博寸注履者履裳色元端黑履以元裳為正

在履頭纒縫中紉也純綠也三者皆青博廣也疏元端有元裳黃裳雜裳經惟云元端黑履與元裳同色不取黃裳雜裳故云以元裳為正也

周禮屨人賈疏纒是牙底相接之縫條條於其中絢謂履頭以條為鼻純謂以條為口緣

特牲饋食禮主人冠端元注冠端元元冠元端下言元者元冠有不

朝服也對文則元端有纒裳元裳黃裳雜裳若朝服緇衣而素裳但六人為元七人為緇大判言之緇衣亦名元是以散文言之朝服亦名元端論語云端章甫鄭云端元端也諸侯曰視朝之服以端是正幅非直明名端六冕亦

禮記玉藻朝元端夕深衣注謂大夫士也疏大夫士以視私朝故

與元端無異但其裳以素目若大夫莫夕於朝亦朝服矣士則用元端故士冠禮注云元端士莫夕於朝之服是也其私朝及在家大夫士夕皆深衣也

聶氏三禮圖司服云齋有元端張鑑圖云天子齊元

衣元冠元裳黑鞞素帶朱綠終辟佩白玉黑舄赤紉
纁純諸侯惟佩山元玉爲別燕居朱裳朱鞞赤舄黑
紉纁純卿大夫素裳上士元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
前元後黃大夫以上朝夕服之惟士夕服之夕者若
夕晡上視事耳

蕙田案大夫士朝朝於君皆朝服其夕見君
大夫則朝服士則元端若大夫士夕視事於
私朝亦服深衣不服元端也今如禮圖所云
大夫以上燕居朝夕服元端旣與玉藻夕深
衣之文違牾又云惟士夕服之則士朝所服
者又何衣耶

陳氏禮書元端齊服也諸侯與士以爲祭服玉藻元
端以祭特牲冠端元是也大夫士以爲私朝之服玉
藻朝元端是也天子至士亦以爲燕服玉藻天子卒
食元端以居內則事父母端鞞紳是也然則端衣所
用固不一矣若夫朝服天子以素諸侯以緇未聞以
元端也元端皆元裳或黃裳雜裳可也未聞以素裳
也鄭氏釋儀禮謂元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釋玉
藻曰朝服冠元端素裳此說無據

蕙田案元端之名見於三禮者不一其以爲
齊服者周禮司服云齊服有元端素端是也
其以爲祭服者特牲饋食禮主人冠端元是
也天子諸侯祭服皆冕雜記大夫冕而祭於
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
然則元端以祭惟士則然玉藻諸侯元端以
祭鄭氏破端爲冕其說原不可易陳用之據

此謂諸侯祭服有元端真大惑矣其以為朝服者大夫士私朝為然玉藻朝元端是也若士夕見君則亦服之以夕禮簡於朝士卑於大夫故不服朝服而服元端鄭注儀禮謂莫夕於朝之服是也其以為燕服者玉藻天子卒食元端以居內則子事父母端鞞紳是天子以至士皆得服之但天子燕居則朝夕並服元端諸侯以下皆夕深衣則惟朝服之為不同耳朝服之緇衣與元端同制蓋緇之與元猶纁之與黃緇衣可稱元衣纁裳亦可云黃裳其色相近故也朝服君臣皆素裳元端服之裳則天子諸侯以朱大夫以素士有以元以黃以緇之別其元端衣與朝服同鄭皆

推校禮經諸文而得之陳氏以為無據亦非又案以上元端服

右朝服

周禮春官巾車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注象路以象無鉤以朱飾勒而已其樊及纓以五采屬飾之而七成大赤九旗之通帛以朝以日視朝疏以日視朝者謂於路門外常朝之處乘之此雖據常朝而言至于三朝皆乘之

夏官道僕掌馭象路以朝夕燕出入注朝夕朝朝莫夕

禮記玉藻大夫齊車鹿辟豹植朝車鹿辟豹植注辟覆答也植讀如直道而行之直直謂緣也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

蕙田案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賈疏凡五等諸侯所得路惟祭祀及朝天子乘之若齊弔

及朝并朝夕燕出入可降一等然則諸侯視朝所乘之車同姓以象路異姓以革路四衛以下皆乘木路可知也卿大夫以下朝車經無明文玉藻紀大夫朝車有鹿辟豹植之文亦未詳何車但以巾車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考之則卿大夫朝車應卽此四等之車也

右朝車

周禮春官大史頒告朔於邦國

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疏案禮記玉藻諸侯皮弁聽朔於太祖太祖即祖廟也諸侯約天子故縣之於中門而日斂之藏之於祖廟月朔用羊告而受行之此經及論語稱告朔玉藻謂之聽朔春秋謂之視朔視朔者人君入廟視之告者使有司讀祝以言之聽者聽治一月政令所從言之異耳

蕙田案玉藻皮弁以聽朔於太廟賈疏引作太祖小異

閏月詔王居門終月

門故於文王在門謂之閏陽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門十二月聽朔於十二堂閏月各於時之門故太史詔告王居路寢門若在明堂告事之時立行祭禮無居坐之處若在路寢堂與門聽事之時各居一月故立居門終月中也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

疏北偏近北也然則此是明堂北偏而云大寢者欲明明堂與大廟大寢制同故兼明於明堂聽朔竟次還大廟次還大寢也然云東堂則知聽朔皆堂不於五角之室中也

仲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大廟

注青陽大廟東堂當大室注青陽右个東堂南偏

季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右个

注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注明堂右个大寢南堂東偏

孟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左个

注明堂右个大寢南堂東偏注明堂右个大寢南堂東偏

仲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大廟

注明堂右个大寢南堂東偏注明堂右个大寢南堂東偏

季夏之月天子居明堂右个

注明堂右个大寢南堂東偏注明堂右个大寢南堂東偏

中央土天子居大廟大室

注大廟大室中央室也疏案考工記云則五室並皆二筵無大小也今中央室稱大室者以中央是土室土為五行之主尊之故稱大以夏后大室則四旁之室皆南北三步東西三步三尺中央土室南

北四步東西四步四尺則周之明堂亦應土室在中央大於四角之室也但文不具耳

孟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左个

注總章左个大

仲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大廟

注總章大廟西堂當大室

季秋之月天子居總章右个

注總章右个西堂北偏

孟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左个

注元堂左个北堂西偏

仲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大廟

注元堂大廟北堂當大室

季冬之月天子居元堂右个

注元堂右个北堂東偏

蕙田案明堂與大寢不同制辨詳吉禮明堂

門

玉藻天子元端聽朔於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

於其中

注南門謂闕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之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

疏云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者月令孟春居青陽左个仲春居青陽大廟季春居青陽右个以下所居各有其處是每月就其時之堂也云閏月非常月也者案文六年云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公羊云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為不告

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是月非常月也何休云不言朔者閏月無告朔禮也穀梁之義與公羊同左氏則閏月當告朔案異義公羊說每月告朔朝廟至於閏月不以朝者閏月發餘分之月無正故不以朝經書閏月猶朝廟議之左氏說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以厚生民之道於是乎在不告閏朔棄時政也許君謹案從左氏說不顯朝廟告朔之異謂朝廟而因告朔故鄭駁之引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閏月當告朔又云說者不本於經所談者異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似俱失之朝廟之經在文六年冬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與宣三年春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死乃不郊猶三望同言猶者告朔然後當朝廟郊然後當三望今廢其大存其細是以加猶議之論語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周禮有朝廟之禮祭然則告朔與朝廟祭與亦明矣如此言從左氏說又以先告朔而後朝廟鄭以公羊閏月不告朔為非以左氏告朔為是二傳皆以先朝廟而因告朔二者皆失故鄭云其是與非皆謂朝廟而因告朔俱失之也鄭必知告朔與朝廟異者案天子告朔於明堂其朝享從祖廟而下至考廟故祭法云日考廟日王考廟皆月祭之是也又諸侯告朔在太廟而朝享自皇考至考故祭法云諸侯自皇考以下皆月祭之是也告朔與朝廟不同又天子告朔以特牲諸侯告朔以羊其朝享各依四時常禮故用太牢故司尊彝朝享之祭用虎雉彝大尊山尊之等是其別也云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者以閏非常月無恆居之處故在明堂門中案大史云閏月詔王居門終月是還處路寢門終月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於一月中耳於尋常則居燕寢也故鄭注太史云於文王在門謂之閏是閏月聽朔於明堂門反居路寢門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即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云凡聽朔必以特牲告其帝及神配以文王武王者論語云告朔之餼羊注云天子特牛與以其告朔禮略故用特牛案月令每月云其帝其神故知告帝及神以其在明堂之中故知配以文王武王之主亦在明堂以汎配五帝或以武王配五神於下其義非也

張子曰據玉藻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太廟就

藏朔之處告祖而行

馬氏晞孟曰告朔於廟明其受之於祖也聽朔於南門之外明其受之於天也

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

注皮弁下天子也疏以天子用元冕諸侯用皮弁故云天子也此諸侯聽朔於太廟也文王廟為明堂制故也此聽朔於太廟穀梁傳云諸侯受乎禰廟與禮乖非也凡每月以朔告神謂之告朔即論語云告朔之餼羊是也則於時聽治此月朔之事謂之聽朔此王藻文是也聽朔又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公四不視朔是也告朔又謂之告月文六年閏月不告月是也行此禮天子於明堂諸侯於太廟於廟是也又謂之朝正襄二十九年釋不朝正於廟是也又謂之月祭祭法云皆月祭之是也

方氏慈曰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之於天也諸侯聽朔於太廟示受之於祖也諸侯受朔於天子而云受之於祖者以已得受朔於天子由祖故也元冕祭服也皮弁朝服也天子以祭服受之於天故神之諸侯以朝服受之於祖故明之

春秋僖公五年左傳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

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

注視朔親生朔也疏公既視朔受朔即聽視此朔之政

文公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注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三月四月五月朔也春秋十二公以疾不視朔非一也義無所取故特舉此以表行事因明公之實有疾非詐齊疏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受而藏之於祖廟每

月之朔以特羊告廟受而施行之遂聽治此月之政謂之視朔因其日又以朝享之禮祭皇考以下謂之朝廟此年公疾自二月至於五月已經四月不得視朔故書公四不視朔告朔謂告於祖廟視朔謂聽治月政視朔由公疾而廢其告朔或有司告之不必廢也論語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必是廢其禮而羊在蓋從是以後更有不告朔者故欲去其羊耳六年閏月不告月書經以譏之在後若不告朔不復書之者蓋以閏月不告其議已明故於後不復譏之

蕙田案告朔與朝廟無二禮何邵公注公羊

其說甚明鄭康成乃別以司尊彝之朝享當

朝廟殊誤詳見吉禮告朔門

左傳公四不視朔疾也公羊傳公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

家語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於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以視朝若此禮者也荀悅申鑒曰天子南面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離天之道也月正聽朝國家之大事也宜正其儀以明舊典

杜氏預春秋釋例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爲民極遠細事以全委任之責從諸下以盡知力之用總成敗以效能否執八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任焉誠信足以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效忠善日夜自進而無所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借問近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鄉六遂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移聽於內官回心

於左右政之糺亂常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廟遷坐正位會羣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而決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聚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每月之朔必朝於廟因聽政事敬而禮成故告以特牛然則朝廟朝正告朔視朔皆同日之事所從言異耳

右聽朔

周禮天官宰夫掌治朝之法敘羣吏之治以待賓客之令諸臣之復萬民之逆

臣萬民之復逆故詩人重之曰家伯維宰元謂復之言報也反也反報於王謂於朝廷奏事自下而上曰逆逆謂上書疏復謂羣臣受王命使臣行之訖反報於王故云朝廷奏事也自上而下曰順故自下而上曰逆也言上書者則今之

之令有輕重諸臣之復有先後萬民之逆有緩急
宰夫皆敘羣吏之治以待之則賓客臣民俱順矣

邱氏濬曰案天官卿冢宰其貳則少宰少宰之次又有宰夫王眡朝則冢宰贊聽治而宰夫掌其治之法所謂敘羣吏之治即今百司各奏所治之事也待賓客之令即今鴻臚引見藩府所遣使及外夷也諸侯之復萬民之逆即今通政司所奏事也正公卿大夫羣吏之位正之為言疏謂察其不如儀者即前代殿中御史之職今輪御史糾儀也古今委任之職不同而所當為之令所當禁之法則一而已

夏官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而掌其政以達窮者與遽令

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注服王舉動所當衣也位立處也出大命王之教也入大命羣臣所

奏行也鄭司農云復謂奏事也逆謂受下奏窮謂窮失職則來擊此鼓以達於王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遽傳也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令聞此

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也太僕主令此二官使速逆窮遽者元謂達窮者謂司寇之屬朝士掌以肺石達窮民聽其辭以告於王遽令郵驛上下程品御僕御庶子直事鼓所者太僕聞鼓聲則速逆此二官當受其事以聞

吳氏澄曰建路鼓於大寢門之外非惟以鼓為朝事早晚之節也蓋亦如後世之登聞鼓焉窮謂窮冤失職者遽令謂事當急聞者之政令也御僕御庶子二官皆直事於鼓所者若聞鼓聲則太僕即速迎此二官而受其事也

小臣掌三公及孤卿之復逆疏諸侯是賓客其復逆太僕尊官掌之三公孤卿是臣在朝廷故小臣掌也

御僕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以序守路鼓注羣吏府史以下序更疏太僕掌諸侯復逆小臣掌三公孤卿復逆此所云羣吏對庶民是府史以下言以下兼胥徒若然不見大夫士者小臣孤卿中兼之矣序更者即太僕鄭云直事鼓所也

蕙田案內豎掌內外之通令凡小事注云內外以大事聞王則俟朝而自復然則宰夫太

僕小臣御僕所掌諸臣之復逆皆以大事聞於王者也諸臣復逆大率在路寢聽政之時不必正當眠朝而於此可以想見先王之勤政事通下情舜之好察邇言大禹之稽於眾皆由此道也故先著於此

又案以上復逆

禮記玉藻將適公所宿齋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既服習容觀玉聲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注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者也書之於笏為不忘也私朝自大夫家之朝也揖其臣乃行

陳氏澹曰既服著朝服畢也容觀容貌儀觀也玉聲佩玉之聲也揖私朝與其家臣揖而往朝於君也

論語孔子沐浴而朝

朱子集注沐浴齋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忽也

右臣將適君所

禮記玉藻朝辨色始入

注羣臣也入入應門也辨猶正也別也

蕙田案此諸侯之禮諸侯有庫雉路三門則所入者雉門也鄭誤以平諸侯有皋應路故云應門

詩齊風雞鳴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

傳朝盈而君作

論語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闕

朱子集注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中門中於門也謂當棖闌之間君出入處也闕門限也

右臣入門

禮記玉藻君日出而視之

陳氏澹曰臣入常先君出常後尊卑之禮然也視朝而見羣臣所以通上下之情

詩齊風雞鳴東方明矣朝既昌矣

傳朝已昌盛則君聽朝

蕙田案雞鳴而朝盈玉藻所謂辨色始入也
東方明而聽朝所謂君日出而視之也及其
衰也朝廷興居無節東方未明而顛倒衣裳
違視朝之常期則詩人刺之

東方未明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壺氏失漏刻之節東方未明而以爲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裳羣臣之朝別色始入自從也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漏刻失節君又早興

蕙田案小雅庭燎一篇蘇氏詩傳以爲王將
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朱子集傳
亦因之然案之周禮秋官司烜邦之大事則
供墳燭庭燎蓋惟諸侯來朝設之其日視朝
不設庭燎也當從箋義以爲諸侯來朝故不
載

宗元案古人習勤子事父母皆雞初鳴而盥

漱況人君聽朝有不於其時者乎雖人臣之
入朝猶辨色君之視朝俟日出然櫛洗衣冠
必於色未辨日未出時方能及時朝會其餘
執事侍御之臣尤當早集於朝門此庭燎之
所以不可不設今據司烜氏國有大事共墳
燭庭燎然亦未嘗指定常朝之非大事也且
墳燭與庭燎竝言或常朝但有庭燎而不設
墳燭或庭燎爲數差減不比諸侯來朝時之
多亦未可定歟

論語君在跽踏如也與與如也

注馬曰君在視朝也跽踏恭敬不甯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

孟子朝將視朝

右君出視朝

周禮夏官司士司士擯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

五禮通考卷之三十三 朝禮

七

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注特揖一揖之也旅眾也大夫爵同者眾揖之公及孤卿大夫始入門右皆北面東上工揖之乃就位羣士及故士太僕之屬登在其位羣士位東面王西南嚮而揖之三揖者士有中下王揖之皆送遁既復位

邱氏濬曰天子視朝之際臣下入朝之初大臣則逐位而拜羣臣則逐列而拜小臣則即其位而旁拜左右侍從之臣則方有事而未暇也故王於大臣則答以特揖之禮於羣臣則答以旅揖之禮於小臣則於再揖之後向其旁而答之焉聽政既畢王將還內而侍衛於門之左右者始行拜禮王於是隨其所在而左右揖之可見隆古盛時以禮為治位有尊卑而禮無不答也秦不師古始尊君卑臣而此禮廢矣

禮記禮器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注大夫特士旅之謂君揖臣之朝者也特猶獨也旅眾也君行日出路門視諸臣之朝若大夫則君人八揖之若士則不問多少而君眾其一揖之也是大夫貴故人人得揖士賤故眾共得一揖是以少為貴也此諸侯所尊者少故大夫特士旅之若天子之朝所尊者多故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是也

王制七十不俟朝注大夫士之老者君揖則退故不俟朝疏此謂大夫即退不待朝事畢也

右揖

夏官司士大僕前注前正王視朝之位

大僕王既朝則前正位而退入亦如之注前正位而退道王王既立退居路門左待朝畢疏大僕本位在路門之左今進前正位訖還退在本位故云退居路門左也王退入路寢聽事時亦前正王位卻位立也

右正位

天官冢宰王既治朝則贊聽治注王視之則佐王平斷

蕙田案聽治一節當在太僕正王位之後冢宰職之凡邦之小治則冢宰聽之則此既朝所聽之治乃國家大事也

右聽治

夏官司士王入內朝皆退注王入內路門也王入路門內朝朝者皆退反其官府治處也

五禮通考卷三十三

朝禮

玉藻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

釋服

注小寢燕寢也
釋服服元端

周禮宮人賈疏辨色始入者謂羣臣味爽至門外辨色始入應門云君日出而視朝者尊者體盤故日出始出路門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者謂路門外朝罷乃退適路寢以聽政朝罷君退適路寢之時大夫各鄉治事之處

陳氏澥曰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釋服釋朝服也

蕙田案古者視朝之禮甚簡既朝而退君適路寢聽政臣適諸曹治事諸臣治事之所即匠人所謂外九室是也其室在路門外治朝之左右如今午門朝房矣鄭康成箋詩以治事之所為私朝蓋以卿大夫議朝政於此故亦得名朝曲禮云在朝言朝論語朝與下大夫言與上大夫言其在朝廷便便言皆指治

事之朝而言也

陳氏禮書朝辨色始入所以防微日出而視之所以優尊詩曰夜向晨言觀其旂臣辨色始入之時也又曰東方明矣朝既盈矣君日出而視之之時也蓋尊者體盤卑者體感體感者常先體盤者常後故視學眾至然後天子至燕禮設賓筵然後設公席則朝禮臣入然後君視之皆優尊之道也然朝以先為勤以後為逸退以先為逸以後為勤朝而臣先於君所以明分守退而君後於臣所以防怠荒此所以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也然則公卿諸侯之朝王其有先後乎詩云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夫夙先於朝夜後於夕則公卿朝常先至夕常後退諸侯朝常後至夕常先退

邱氏濬曰人君每日出視治朝見羣臣以通上下之情退適路寢聽政治以決可否之計蓋視朝之時百官班次以列趨踰以進漏下無幾刻耳奏對之際機務雜沓未易一一詳悉也故於退朝之後再御燕寢取其事務之急且切者重聽之與夫左右臣工所謂股肱心膂者委曲講究必罄竭其本末終始如此行之則便不如此則弊俾上心曉然於中而奉行之臣亦灼然知其必如此而不可如彼然後行下如此則朝廷所行之事皆所當行所禁之事皆所不當行行之萬世而無弊太平之根本在此矣

右退朝

禮記曲禮在朝言朝注朝謂君臣謀政事之處朝言不及犬馬

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注輟猶止也輟朝而顧君子謂之

謂不達於禮

在朝言禮問禮對以禮

論語其在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

右在朝言語之節

周禮地官師氏凡祭祀賓客會同喪紀軍旅王舉則從

聽治亦如之注舉猶行也謂王舉於野外以聽朝疏王所在

朝在野外則守內列注內列謂蕃營之在內者也其屬亦帥四夷之隸守之如守王宮

天官冢宰王既四方之聽朝則贊聽治注謂王巡守在外時疏此據依常者而言征

伐外亦有聽朝以非常法故不言也

蕙田案以上二條天子在外之聽朝

夏官太僕王不眠朝則辭於三公及孤卿注辭謂以王不視朝之意告之春秋傳曰

公有疾
不視朝

蕙田案此條王不眡朝

禮記曾子問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莫於禩冕而出視

朝注聽國事也諸侯朝天子必禩冕為將廟受也禩冕者公衮侯伯鷩子男毳朝疏諸侯視朝當用元冠緇衣素裳今視朝而服禩冕之服者案觀禮侯氏禩冕天子受之於廟故云諸侯朝天子必禩冕為將廟受也言天子於廟受己之禮今諸侯往朝天子為天子將欲於廟中受己之禮故諸侯豫敬之以冕服視朝也

諸侯相見必告於禩朝服而出視朝注朝服為禩朝服也反必親告

於祖禩而后聽朝而入注諸侯朝服元冠緇衣素裳以上文諸侯朝天子冕而出視朝為將廟受尊敬天子習其禮故

著冕服諸侯相朝雖亦在廟受降下天子不敢冕服惟著臨朝聽事之服故云朝服為事故也熊氏又云此朝服謂皮弁服以天子用以視朝故謂之朝服論語云吉月必朝服而朝注云朝服皮弁服是也聘禮諸侯相聘皮弁服明相朝亦皮弁服此義為勝也

蕙田案此二條諸侯有事視朝

右視朝變禮

春秋成十三年左氏傳百官承事朝而不少注不少言無事

之朝莫見君謂之夕哀十四年傳稱子我夕晉語稱叔向夕皆謂夕見君也人息事少故百官承事職事皆朝朝而莫不夕夕言無事也儀禮士冠禮賈疏無事亦無夕法若夕有事須見君則夕

昭十二年左傳右尹子革夕注夕莫見

哀十四年左傳子我夕注夕莫見

蕙田案杜預以子我夕為視事孔疏以為夕

見君當從孔氏

國語叔向聞之夕注夕至於朝

右夕見

周禮秋官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

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注國危謂有兵寇之難國遷謂徙都改邑也立

君謂無彖適選於庶也鄭司農云致萬民聚萬民也詢謀也詩曰詢于芻蕘書曰謀及庶人疏國危謂鄰國來侵伐與國為難者也國遷謂王國遷徙若殷之盤庚遷般之類若遷卿大夫都邑不在詢限立君家適雙言案內則而言謂適后所

生最長者為家若無彖適后所生次家以下為適則適者非一若無適則於眾妾所生擇立之眾妾所生非一是以須與眾人共詢可否此三者皆探眾心眾同乃可任用也

小司寇擯以敘進而問焉以眾輔志而弊謀注擯謂揖之使前也敘更也輔

禮記卷五

朝禮

志者尊王賢明也疏以敘進者案小宰六敘皆先尊後卑則此言以敘進謂先公卿以次而下此既在朝立定而問之明賓者無別相見之禮故知以次一一揖之使前問之

地官鄉大夫天詢於眾庶則各帥其鄉之眾寡而致於

朝注大詢者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卿司農云大詢於眾庶洪範所謂謀及庶人致於朝謂外朝三槐九棘之所共詢謀之

書洪範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

詩大雅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蕘田案以上外朝詢事之制

孟子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

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

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

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我將去之

春秋哀元年左傳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

人而問焉曰欲與楚者右欲與吳者左陳人從田無田

從黨逢滑當公而進

蕘田案小司寇致萬民而詢詢國危居其一

焉鄭氏訓國危謂有兵寇之難賈公彥以為

鄰國來侵伐與國為難者也但天子詢國危

於古無考孟子載太王為狄人所侵屬耆老

而告之則周先公已有行之者矣左傳陳懷

公事乃諸侯詢國危之見於經者又僖十五

年秦獲晉侯以歸子金曰朝國人而以君命

賞亦與詢危之事同以其時君亡在外諸大

夫稱君命而行之故不復載

蕘田案以上詢國危

易益卦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禮記卷之五十一

程傳自古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遷國者順下而動也

書盤庚上盤庚遷于般民不適有居率籲眾威出矢言盤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眾悉至于庭

蕙田案古者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以為民極必順乎人心之所同欲而後相宅焉周公營洛邑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於周則諸侯百官庶民咸與聞可知矣至若不得已而有遷國之役或迫於天災如殷有河患是也或逼於寇難則君親御外朝進百官兆姓而詢之詢謀僉同然後決之所謂作大事必順於人心也周衰平王東遷不

聞詢之萬民蓋此禮已廢春秋晉遷新田謀之諸臣而已邾遷於繹衛遷帝邱決之下筮而已楚遷於郢決之正卿而已其餘邢遷夷儀蔡遷州來許遷夷又遷白羽之類迫於疆寇挾亡而已何足道哉

又案以上詢國遷

書大禹謨朕志先定詢謀僉同

春秋昭公二十有六年左傳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

疏何休難年鈞以德之言云人君所賢下必從之焉能使王不立愛也鄭元答云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其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以敘進而問焉如此則大眾之口非君所掩是王不立愛之法也

哀二年左傳衛侯遊於郊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

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祇辱

注三揖卿大夫士言立適當以禮與內外同之今君私命事必不從

適為辱 疏周禮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鄭眾云卿大夫

二皆君之所揖禮春秋傳所謂三揖在下服虔云三揖卿大夫士土揖庶姓時揖

異姓天 揖同姓 孟子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

惠氏士奇曰春秋王子朝與敬王爭立求助於晉晉欲助之而莫知適立也乃使士景伯蒞問於周士伯立於乾祭而問介眾由是遂絕子朝之使而戴敬王君子曰禮夫禮立君必詢萬民也堯年老而子不肖舜有元德而在側微帝聞之而岳牧不舉於是帝朝萬民而詢之廷民之所舉一如帝之所聞而當乎帝心於是史臣書之曰師錫帝介眾曰師以為舜有天

民不問諸神楚共王有寵子五人未知誰立乃大有事於羣望而祈焉密埋璧於庭而使五人入拜且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既而或跨之或壓之或加之皆可以為當璧則神之所命誰知之者適以啟其覲觐之心而前有蒲宮後有奧主臣強於君未大於本亂幾亡國故古者立君問諸民不問諸神然則太卜曷為而卜立君卜立君者先王先蔽志而後命龜謀及卿士謀及庶人乃參之以卜筮未有不謀於卿士不謀乎庶人而專信卜筮之說者也

憲田案鄭氏訓立君謂國無冢適選於眾專指繼嗣益舉其常而言若孟子稱堯禪舜則曰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尚書稱舜禪禹則曰詢謀僉同是五帝官天下必詢於民也孟子

論伐燕之役云謀於燕眾置君而後去之是諸侯興滅繼絕必詢於民也惠氏謂古者立君問諸民不問諸神此說得之

又案以上詢立君

邱氏濬曰案王朝有三有內朝有治朝有外朝治朝其常治事之位內朝則退居之處也外朝不常御惟國家有非常之事然後御於此致萬民而詢謀之焉若夫常行之事則在治朝與羣臣案古典而施行之也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詩曰詢于羣臣此所謂致萬民而詢焉詢及萬民則卿大夫士皆在其中矣國危則詢之而求其所以安國之策國遷則詢之而求其所以徙國之方立君則詢之而求其所以嗣國之人三者皆國之大政必民心之所安眾論以為可然後行之苟非徧訪於人人其不至於逆天理而拂人心也者幾希然其詢之不於治朝而必於外朝者以民之眾且微治朝之嚴與狹非獨不可使之襄入亦恐不足以容之也

周禮秋官司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左嘉石平罷民焉右肺石達窮民焉注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羣吏謂府史也州

長卿遂

帥其屬而以鞭呼趨且辟注趨朝辟行人執鞭以威之

禁慢朝錯立族談者注慢朝謂臨朝不肅敬也錯立族談違其位傳語也

邱氏濬曰案外朝在庫門之外最居外者也人君不常御國家有大禮典則於此朝會而朝士掌其法有大疑難則於此詢問而小司寇掌其政法者經常之制政者權宜之事也朝著之間有上下之位有前後之次人者必循序漸進而不可參差立者必肅容守次而不可錯亂非奏對不言無故不可聚而喧譁故當人臣朝見之時小司寇則擯而相之使之次第而進朝士則帥其屬而用鞭號呼以肅之使之各趨其位而不知所避焉後世人君出警入蹕而鳴鞭以肅眾其原蓋出於此

蕙田案以上外朝聽政之儀

右外朝詢事聽政

五禮通考卷第一百三十二

